



射向革命心脏的子弹

1918年8月30日列宁遇刺案文件与资料汇编

Выстрел в сердце революции

射向革命心脏的子弹

1918 年 8 月 30 日列宁遇刺案文件与资料汇编

Н·Д·科斯基

苏联政治书籍出版社 1983 年出版

中译文载于《马克思主义研究参考资料》1986 年第 17 期，总第 259 期

向列宁射击——

这就是向

革命心脏射击……

雅·米·斯维尔德洛夫

目录

译者说明	1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人民委员会主席列宁遇刺呼吁书.....	2
第一章 反革命蠢蠢欲动	3
8月30日以前不久	3
更早一些，1918年1月.....	8
1918年3月.....4001号列车.....	17
第二章 “社会革命党人正在变成阴谋家”	25
在街垒那边.....	25
沃洛达斯基遇刺，1918年6月20日.....	26
第三章 按照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的许可证	29
在巴斯曼区粮食交易所.....	29
在米赫里逊工厂	39
艰难的日子.....	43
第四章 “情况非常严重”	51
在卢布内	57
“我们全体为谋杀列宁的消息所震惊”	61
第五章 革命的心脏正常跳动	64
危险过去了	64
第六章 “工作如此多.....”	74
在哥尔克	74
重返莫斯科.....	81
第七章 在革命法庭面前	85
从背叛到采取恐怖手段.....	85

译者说明

本书是苏联政治书籍出版社 1983 年出版的。编著者 Н·Д·科斯基，是一位潜心研究苏联现代史的学者，已有多部有关著作出版。

科斯基在本书中采用了大量有关史料，详尽地叙述了 1918 年 8 月 30 日社会革命党人对列宁凶残谋杀的背景、准备和实施等情况，有总体阐述，也有极其具体的细节。

全书约 15 万字。限于本刊篇幅，此次发表的是节译稿。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人民委员会主席列宁遇刺呼吁书

1918 年 8 月 30 日

各工人、农民、红军代表苏维埃、各军兵种、全体人民：

几个小时以前，列宁同志遇到了恶毒的谋杀。列宁同志的作用和他对俄国工人运动、世界工人运动的意义，是全世界各国广大工人所了解的。

几十年来，工人阶级的真正领袖始终捍卫着阶级的利益和需要，始终同阶级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列宁同志经常在工人集会上发表演说。星期五他在莫斯科市南岸区米赫里逊工厂向工人们演说之后，走出会场时被人刺伤。我们扣留了几个人，正在查明他们的身份……

我们号召全体工人充分保持镇静，为打击反革命分子努力做好自己的工作。对于暗杀领袖的阴谋，工人阶级的回答是：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以无情的群众性恐怖反对革命的一切敌人。

同志们！请你们记住，你们的领袖们的安全就掌握在你们自己的手中。只要你们自己的队伍团结得更紧密，你们就能够给资产阶级的统治以坚决、致命的打击。战胜资产阶级，是巩固十月革命一切成果的最好的保证，是工人阶级领袖安全的最好的保证。

要保持镇静，要有组织地行动！你们应该坚定地守卫在自己的岗位上。更紧密地团结起来！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雅·米·斯维尔德洛夫

第一章 反革命蠢蠢欲动

8 月 30 日以前不久

Н·К·克鲁普斯卡娅：

1918 年夏是极其困难的。伊里奇已经什么都没有写，而且夜不成眠了。有一张他的照片，是 8 月底他受伤以前不久拍照的，照片上的他，若有所思地站立着，好像久病初愈的样子。

4 月份，一些反苏维埃政党就联合成立了“复活同盟”……同协约国签订了由协约国派遣军队进入俄国反对布尔什维克和利用捷克军团在俄国组织政变，推翻苏维埃政府的协议。捷克军团在克伦斯基时代的人数是四万二千人，其中有许多俄国黑帮将军和军官。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和西伯利亚社会革命党的代表同法国军事代表团一起讨论了政变计划。决定由疏散到远东的捷克军队占领乌拉尔、西伯利亚和乌苏里的铁路据点。

Н·Н·波波夫：

在萨马拉组织了一个纯社会革命党的政府——立宪会议委员会。但是，它们依靠的军事力量却是捷克人和军官们。这种军事力量才是左右局势的有效主人。军事力量建立法庭，进行镇压，而且不经法庭审讯就枪杀工人，鞭笞农民，到处安插为所欲为的间谍组织。

В·П·安东诺夫-萨拉托夫斯基：

捷克暴动军团的部队占领萨马拉、建立立宪会议委员会之后，富农

暴动就在整个伏尔加河流域开始了，一部分中农也参加了进去。于是我又被派去见列宁。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聚精会神地听我谈完情况之后，问：

“你们正在做什么呢？”

“正在坚决镇压富农的暴乱”。

“就应当这样，任何暴乱都不要让它闹起来。即使是最微小的乱子也要立即制止。你们要尽力消灭富农的暴乱。否则苏维埃政权就要灭亡。”

H·K·克鲁普斯卡娅：

5 月底，捷克人占领了车里雅宾斯克、彼得罗巴夫洛夫斯克、泰加车站、托木斯克；6 月初，占领了鄂木斯克、萨马拉。5 月底在莫斯科揭露了以“保卫祖国与自由联盟”为首的白匪阴谋，克里米亚发动了反革命暴动，波罗的海舰队中的政变在准备之中。6 月 4 日克里米亚成立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府，6 月 19 日，在伊尔库茨克发生了反革命暴动，6 月 20 日在科兹洛夫和叶卡捷琳堡、6 月 29 日在科斯特罗马揭露了帝制阴谋，6 月 30 日西伯利亚地区杜马宣布成立资产阶级政府。社会革命党人同资产阶级狼狈为奸……6 月 19 日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在坦波夫发起暴动，第二天，他们就在彼得格勒暗杀了沃洛达爾斯基同志。

1918 年 7 月 29 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苏维埃、工会和工厂委员会联席会议记录摘录：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苏维埃、工会和工厂委员会联席会议听取了中央苏维埃代表们的报告，提出以下几点：

- 1、认为社会主义祖国正处于危险中。
- 2、各苏维埃和其他工人组织的工作都要服从当前的主要任务：击

退捷克人的进攻，顺利进行粮食收集和运送到急需地区的工作。

3、在莫斯科和其他地区的工人群众中进行极为广泛的宣传工作，向他们讲解苏维埃共和国所遭遇的危机，讲解从伏尔加、乌拉尔和西伯利亚清除一切反革命在军事上和粮食供应上的必要性。

4、提高对处处投靠反革命营垒的资产阶级的警惕性。苏维埃政权应当保护自己的后方，监督资产阶级，对其实行群众性的恐怖……

Н·Н·波波夫：

社会革命党是 1918 年伏尔加、乌拉尔、西伯利亚和整个北方地区反苏维埃暴动的发动者。社会革命党在所有这些地区把它的暴动最密切地同协约国列强、同俄国资产阶级保皇党结合起来。阿尔汉格尔斯克社会革命党政府成立的事实，同英国军队的登陆、同萨马拉的政变，和西伯利亚铁路许多地段的政变相配合，这些政变是在捷克人的刺刀逼迫之下，在法国大使馆的直接指使之下发生的……社会革命党人参加阿尔汉格尔斯克、萨马拉和西伯利亚事件，只不过是立宪民主党人和联盟者手中的一个幌子。这个幌子只在反革命分子本身勾结起来、占据独立阵地以前有用，等到他们做到了这一步，等到他们实际掌握了国家机器，等到他们把军队变成了实现其目的和利益的盲目工具，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动手消灭社会革命党人的政府，把他们自己举起的幌子抛到一边……

Н·К·克鲁普斯卡娅：

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同样也滑到了反革命的道路上。

6 月 24 日他们作出了杀害德国大使米尔巴赫和组织反苏维埃武装暴动的决议。6 月 27 日英国陆战队在摩尔曼斯克登陆，7 月 1 日在莫斯科逮捕了法国使团领导下组成的几个白匪梯队，7 月 4 日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7 月 6 日社会革命党人杀害了米尔巴赫，并且在莫斯科发

动了暴乱……

早在 7 月 5 日，伊里奇在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上讲演时，就从多方面批判社会革命党人丧失气节、散布惊惶情绪和不理解形势的严重，但没有想到他们会发动暴乱。

7 月 6 日，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布留姆金和安德烈耶夫来到金钱胡同德国大使馆驻地的院子里，要求面见德国大使米尔巴赫伯爵，会见时他们向他抛出炸弹，炸死了他，然后就隐藏到全俄肃反委员会的一支由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波波夫指挥的部队中去了。这支部队驻扎在三圣胡同，左派社会革命党的整个中央委员会也同时迁到了这里。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捷尔任斯基到那里去逮捕杀人凶手，却反而遭到了逮捕。同时，波波夫的部队还往附近街道各处派出了哨兵，哨兵逮捕了莫斯科苏维埃主席斯米多维奇、邮电人民委员波德别利斯基、全俄肃反委员会委员拉齐斯等人，并且占领了邮局和电台。左派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向俄国各地和捷克前线广泛散布了莫斯科暴动的消息，号召进行对德战争。由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首先采取了军事行动，人民委员会方面也对拥有两千名步兵、八门大炮和装甲车的波波夫部队采取了军事行动。7 月 8 日晨，对三圣胡同进行了包围和炮击。社会革命党人企图以炮击克里姆林宫来报复：宫墙内落入了几发炮弹。短时间的反抗后，波波夫的部队撤退了，并向弗拉基米尔公路奔逃，很快就在公路上跑散了。俘虏了大约三百人……

列宁 1918 年 7 月 7 日就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暴动对《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记者的谈话摘录：

罪恶的恐怖活动和叛乱完全擦亮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眼睛，使他们看清左派社会革命党冒险分子的罪恶策略要把人民的苏维埃俄国拖到怎样的深渊里去。……

当我们不能而且也不想再打仗的时候，他们挑动我们去跟德国人打

仗。人民群众决不饶恕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这样粗暴地践踏人民的意志，这样用暴力把人民推向战争的行径。

只有白卫分子和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奴仆对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行动幸灾乐祸，拍手称快。工人和农民群众这两天却更紧密更密切地团结在人民群众意志的真正表达者布尔什维克共产党的周围。

H·K·克鲁普斯卡娅：

7月8日，第五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作出决议，把与7月6日、7日暴乱沆瀣一气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开除出苏维埃。7月10日，代表大会通过了苏维埃宪法，并且结束了自己的工作。

整个七月的形势是极端艰难的。

与捷克军团作战的部队的指挥官，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穆拉维约夫。他在十月革命后站到苏维埃政权一边，反对克伦斯基和克拉斯诺夫向彼得格勒的进攻，还在罗马尼亚前线作过战。但是，当7月6日、7日暴动开始以后，他就转到了他们一边，并准备使军队调转方向，开回莫斯科。不过，他所指靠的军队并没有跟着他走；他想依靠西伯利亚苏维埃，可是西伯利亚苏维埃也没有跟着他；人们要逮捕他，他进行反抗而被击毙……

反革命的暴乱依然猖獗。捷克人占领了喀山，英法联军占领了阿尔汉格尔斯克，并且在那里成立了社会革命党北方地区最高管理机构，伊热夫斯科耶的社会革命党人发动了暴乱，伊热夫斯克的右派社会革命党军队占领了萨拉普尔，苏维埃军队放弃了赤塔，志愿军夺取了叶卡捷琳诺达尔，但莫斯科和雅罗斯拉夫尔暴动的失败在敌人的队伍里引起了某种程度的动摇；德国人与同盟者之间爆发的战斗使武装干涉削弱了，减轻了他们对俄国的注意力。8月16日，捷克人在白河遭到失败，我方各种武装力量的联合开始形成；我方采取了一系列重要的组织措施，颁布了吸收工人组织采购粮食、组织粮食收集队和巡查队的法令，粮食的

情况开始稍稍好转了。封闭了资产阶级的报社，它们的报纸不再扰乱群众的神经了。在外国工人中间进行的反武装干涉宣传加强了。8月9日，外交人民委员向美国政府提出了同盟国和平建议。

右派社会革命党人感到他们正在失去立足之地，便决定杀害一系列布尔什维克领袖，其中包括列宁。

更早一些，1918年1月……

A·Φ·克鲁列夫：

1918年1月1日这一天，我记得特别清楚。斯莫尔尼宫给我来了电话，要我派车。

我叫来了调度员，同他商量了一下，就派司机塔拉斯·米特罗法诺维奇·戈罗霍维克开车到斯莫尔尼宫去。

塔拉斯·戈罗霍维克出车回来，进了停车场，他的车身、后挡泥板和前挡风玻璃都被子弹打穿了。司机们围着打坏了的汽车，问忐忑不安的塔拉斯，发生了什么事？

“反革命分子在米哈依洛夫练马场旁边开了枪，”司机回答，“要谋杀列宁。”

T·M·戈罗霍维克：

1918年旧历1月1日将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我在彼得格勒中央汽车基地当司机的时候，常常用车接送H·H·波德沃依斯基。1月1日，尼古拉·伊里奇要我把他送到米哈依洛夫练马场去。我们大约下午7点钟或8点钟到了那里。练马场上正在开群众大会。我跟在波德沃依斯基后面走进练马场，看到了主席台上的列宁，他正在向准备开赴前线的红军战士讲话。大会结束以后，波德沃依斯基派我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我们就开了车，朝斯莫尔尼宫方向驶去。

我们的车开上了方丹卡桥。突然，响起了哒哒哒的声音。我面前的挡风玻璃也响了起来，破碎的玻璃朝我脸上飞来。“这是朝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来的……”我的脑海中立刻闪现出这样的想法。我按下操纵杆，开足了马力，转了个弯，大家都活着，危险过去了，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继续拉着我的乘客向斯莫尔尼宫奔去。

到了斯莫尔尼宫，我们检查了汽车，发现车身被打穿了几个洞。有一发子弹打进车箱里，没有人被打中，只有一位我不认识的乘客被子弹擦伤了手。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他的同伴向我表示谢意，就走进斯莫尔尼宫去了。

M·H·乌里扬诺娃：

我们在练马场开完群众大会，就坐上汽车朝斯莫尔尼宫驶去。汽车刚开了几十沙绳，子弹就像豆子一样从后面打在车身上。“有人打枪了，”我说。普拉廷显然和我的看法一样，他赶快伸手去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头，把他按到旁边去（他们两人坐在后排座位上）。可是伊里奇却说我们想错了，他认为这不是子弹射击。枪声过去以后，司机加快了速度，转了一个弯，停了车。他打开车门问：“都活着吗？”“难道真有人开枪了吗？”伊里奇反问。“那可不！”司机答。“我还以为你们都被打死了呢。咱们真幸运，总算闯过来了。要是打中了轮胎，咱们就走不开了。这么大的雾，没法子开得太快，刚才就是冒着险开的。”

周围是一片彼得格勒式的白茫茫的浓雾。

车到斯莫尔尼宫，我们把汽车仔细查看了一番。发现车身上有几处被子弹射穿了，有几发子弹穿过车身打破了前面的挡风玻璃。我们这时候才看到普拉廷同志的手上都是血。显然是在他按住弗拉基米尔的头时，被子弹擦伤了手指。

“是啊，幸亏咱们闯过来了，”我们沿着楼梯走向伊里奇的办公室时这样说。

弗·伊·列宁生平纪事，1918 年 1 月 1 日（14 日）：

列宁同 M·乌里扬诺娃、Φ·普拉廷和司机 T·戈罗霍维克一起回到斯莫尔尼宫后，查看了汽车，车身和前挡风玻璃被子弹射穿多处。据普拉廷事后回忆，普拉廷责怪列宁不该冒这样的风险，列宁回答时表示，现在任何一个俄国的布尔什维克都不能逃避危险。

П·Д·马利科夫：

1918 年 1 月 1 日（14 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米哈伊洛夫练马场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说。同他在一起的有他的妹妹玛丽亚·伊里尼奇娜和瑞士的社会主义者弗里茨·普拉廷。二月革命以后列宁从瑞士回国时就是普拉廷护送的。

他们三个人开完群众大会，上了汽车。汽车刚开始行驶，枪声就响了。身强力壮的彪形大汉普拉廷，抓住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肩膀就往下按，并且用他的身体挡住了列宁。司机开足了马力，汽车行驶如飞。三个人中除了普拉廷，谁都没有被击中，普拉廷的伤很轻，只被子弹擦破了手。但车身被打穿了几个洞。

这件事发生在立宪会议开会以前不久。因此，不管列宁的意见如何，就组织了一支可靠的警卫队，在伊里奇前往立宪会议会场时，尤其加强了保卫工作。

斯莫尔尼宫警卫队一连几天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哨位加强了，增多了，警卫队员的进城休假取消了。在立宪会议开幕那一天，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邦奇-布鲁耶维奇给我打来了电话，转达了列宁的指示：警卫队全体持枪警戒，把机枪拖出去架上，我本人不得离开斯莫尔尼宫。

这样一来，我就没赶上参加立宪会议的开幕式。而且，我们也没能在立宪会议的会场塔夫利达宫保卫伊里奇，这个任务交给了别人。

不过，在这次对列宁的谋刺事件之后，认真的保卫工作并没有进行多久，只搞了屈指可数的几天。后来他坚决反对，非要把警卫队撤销不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又重新不带警卫在全彼得格勒忙来忙去了。

В·Д·邦奇-布鲁耶维奇：

这一天，我没有在彼得格勒。由于劳累得疲惫不堪，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极力坚持让我到附近的芬兰去了一段时间。由于休息得不好，返回彼得格勒的时间就一再拖长了。1月1日（14日）夜12点左右，斯莫尔尼宫第75号房间来电话要我立即去处理重要事务时，我已经回到家里。

原来这一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参加了群众大会，回来的路上受到了枪击。子弹打穿了汽车，打伤了瑞士社会民主党员普拉廷的手指，普拉廷是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起乘车的。普拉廷按住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头部，正是这时候，他那双按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头上的手指被子弹擦破了皮。显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生命当时处在千钧一发之中。

我立即着手调查，想要查明情况或只摸清初步线索也好。当夜出现了一些模糊的、勉强能够查觉的迹象，表明彼得格勒成立了一个伺机暗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军官军事组织。此后一连数日，我们虽然竭尽全力，可是什么也没有能够查出来。

第二天早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见到我时非常高兴。我对他说我们已经就谋刺问题进行了调查，他用他那洞察一切的眼睛看了看我，说：

“搞这一套干什么？难道没有别的事情可做了吗？根本用不着这样做。革命时代产生不满分子，打打黑枪，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这都是理所当然的……至于您说有一个组织，那又有什么奇怪的呢？当然

会有。军事性的？军官们的？完全可能”——然后他就把话题转到其他题目上去。

我对他直截了当地说，这次谋杀不仅是针对他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个人的，而且是针对人民选举产生的政府首脑的，因此我们没有权利置之不理。

我请求他把事情的全部经过讲给我听。但是他说他实在没有时间，说他自己什么也不知道，因为这只是一瞬间的事情。他说既然我非要了解不可，那最好去问问别人，问问他的同伴。

在五花八门的调查材料中，没有发现任何能够揭开这个极其重要案件的线索。但是，正像经常遇到的那样，一个偶然的机会倒起了作用。

在这几天中，有一次我走出赫尔松斯基大街 5 号家门，想上汽车到斯莫尔尼宫去。突然，大约 50 名左右男女工人叫住了我，他们当中许多人就住在附近，跟我很熟。他们正在谈论几个立法决定，想听听我的解释。我当然就停下来讲给他们听，这时候我突然看到了，或者不如说感到了，有人正在用锐利的目光望着我。这是一个穿着灰大衣的彪悍士兵，他那一双黑色的眼睛正紧盯着我。我继续回答工人们提出的各种各样的问题，直到满足了他们的一切愿望，我才跟他们握手告别，说有紧急的事。

“您什么时候来参加我们的全体会议呀？我们厂的工人都在等着您呢！”沙普沙拉卷烟工厂的一位跟我认识的女工对我说。“您快点来吧！是委员会派我来找您的……”

我一走，一边跟她约定了日子，然后就登上汽车。

“叔叔，带我们玩去吧！”小孩子们拥上来喊。

“您听着！”突然，那个士兵对我说。“在什么地方可以跟您见面谈话吗？”

“干嘛？”

“我想杀死您，”他望着我的眼睛，直截了当地说。“我刚才本应该开枪，可是工人们跟您谈得很投机，我就产生了疑问……”

“这倒很新鲜！”我回答他。“我说老弟，您怎么打定了主意跟我干上了呢？您要想谈什么，就请上车吧，咱们就谈。”

“不，我最好走着去。”

“您走不到的！”

“我能走到！”他倔强地说，他的眼睛又发亮了。

“那好吧，您就到斯莫尔尼宫去吧，到了那儿找我就行。”

“可是人家不会让我进去……”

“您说出我的姓名来，人家就一定让您进去的。您知道我叫什么吗？”

“知道。”

“那就去好啦。”

“一定去。”

我关上了车门。我们就开走了。

“大概有点问题，”驶向斯莫尔尼宫的路上，我思索着。“也可能只是个从前线回来的精神病人……”

两个小时以后，说是有个士兵要见我，他说他不愿等到接见时间，因为他有紧要的机密要告诉我。

我让人叫他进来。

“难道真是他吗？”我心里想。

一看，进来了。

对，就是他。

他一直走到桌子跟前。

“您看，我这不是来了吗，”他说，“这就是我应该用来打死您的那支手枪，”说着，他把一支左轮手枪放在桌上。

“您是干嘛的呀？”一位工人同志问他。

“我是前线当兵的……刚刚从前方回来。我姓斯皮里多诺夫……”

“请坐，”我对他说。“您想跟我聊聊，我现在正有时间……”

他坐下了，抱歉似地说：

“您瞧，要是差一分钟，我就向您开枪了……错啦……那些女工……是她们妨碍了我。她们跟您谈得真带劲呀……我就想，这一定不是那个人。那个人是敌人，可您算什么敌人呢？我看，是自己的弟兄。”他笑了笑。

我立刻尽力提出问题，引导他的思想朝着我感兴趣的方向发展。我很想弄清楚，他是与什么人有联系呢，还是只是单独行动……

“您等一下，我全都说清楚……别着急……”他回答。

“说实在的！”斯皮里多诺夫突然站起身来说。“这儿的人全都是工人，全都是我们的弟兄，可是有人说这儿都是德国人，都是老爷……把我们都给骗了……”

斯皮里多诺夫冷静下来，开始讲他在前线的情况。他们在前线的整个部队已经走散，他和一些同伴，包括军官们，决定杀死列宁，便来到了彼得格勒……这里有一个军官们的组织……我把他讲的主要内容简要地写了下来。他说出了佩列库普斯基胡同的一个地址，那儿是该组织一部分人聚会的地方，他本人也去过。这都是在在一个女人的住宅里进行的，其他人的活动地点他不知道。

显然，谋杀事件的线索就掌握在他手里。

可是，我们拿他怎么处理呢？逮捕？会把一切都搞糟。把他放了，他也许会后悔说了这些话，也许会跑去告诉他们的人。

我走出房间，悄悄叫来两个工人政委，让他们转告其他人，要集中精神把斯皮里多诺夫缠住，同他一起去吃中饭，领着他到他们的人中间，对他讲解有关革命的一切道理。带着他到处看看，带着他参加工人的会议，但一分钟也不能让他脱离我们的监视。他们就这么做了。

这天晚上，我们在佩列库普斯基胡同的住宅里进行搜捕，设下了埋伏，有人不断走进住宅，这些人也就陆续被送到斯莫尔尼宫来。一到斯莫尔尼宫，立即进行审讯，案件的真相也就一步一步地揭开了。

两天以后，我们接触到了接近阴谋中心的人物，终于逮捕到三名军官，他们就是行刺列宁的直接参加者。但是很清楚，他们只是另一些更厉害的人手中的工具。

我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报告了进展情况，可是他这个遭受过死亡危险的人，却成了案件调查的最严重障碍。他向我提出各种可能提出的问题，忽而怀疑材料的可靠性，忽而要求对看来非常清楚的证据重新审查。

这些人胆敢抬起手来向十月革命的领袖射击，他们究竟是些什么样的人呢？

现在……我们终于详尽地、有足够根据地查明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首次行刺的组织情况了。

这次行刺的阴谋，是在前线酝酿成熟的，是在我方宣布结束帝国主义战争、前线完全瓦解、军队自动解散的时候形成的。

从四面八方来到彼得格勒这个十月革命中心的，有我们的朋友，也有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凶恶敌人。反革命组织到处都有。但他们是无能的，他们没有力量。他们自己很清楚他们对群众是指望不上的，因此就只能转而采取古老的、阴谋家的斗争方式，选择相应的无能的武器——单枪匹马的恐怖手段……

所有这些焦急不安、激昂慷慨的前方勇士，聚集到彼得格勒，他们不懂得布尔什维克发出的，在我们这个惨遭破坏的国家为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的号召，还想继续让俄国的士兵为本国和国际资产阶级流血，他们搭伙在一所单独的秘密住宅里过日子，而这所住宅的主人便是某一位上尉，这位上尉在当时就已经是反革命分子了……

上尉这个公开的黑帮分子和旧制度的信徒，竭尽全力执行他的任务，费尽心机组织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谋杀……

弗·伊·列宁生平纪事，1918 年 1 月 1 日（14 日）：

列宁在欢送七百名社会主义新型军队战士开赴西线的群众大会上致祝词（练马场广场 6 号，米哈依洛夫练马场）……

弗·伊·列宁生平纪事，1918 年 1 月 12 日（25 日）：

列宁写了短简：“军事参谋部，请给我送一支勃朗宁手枪，由戈尔布诺夫同志挑选。列宁。”

弗·伊·列宁生平纪事，1918 年 1 月 20 日：

列宁向反破坏斗争委员会主席邦奇-布鲁耶维奇发出指示，要求详细审查被指控预谋杀害列宁的“获圣乔治勋章军人联盟”领导人的案件材料，他想了解被指控者的身份。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1918 年 3 月 7 日：

向列宁开枪射击的是 III 公爵（指著名银行家 Д·И·沙霍夫斯基——编者）用 50 万卢布雇佣的人……这些人中的一部分在市民警局供职。此次谋杀……是通过秘密派遣的人物进行的。这 12 个人（军官）中的一部分已前往诺沃契尔卡斯克。

В·Д·邦奇-布鲁耶维奇：

通过审讯迅速查清了这个反革命组织的作用……一般说来，此次罪行的主犯当然应该一律立即枪决，但是，革命时代的现实和情理却导致了巨大的、完全出乎意料的、似乎无法预见的曲折。

审讯结束的时候，从普斯科夫突然发来了电报，德国人向我们进攻了。普斯科夫被占领，德国人向德诺—彼得格勒一线扑来。一切事务都放下了。立即动员武装的无产阶级击退德军。

列宁的呼吁《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急中！》刚刚公布，斯莫尔尼宫的监房中就递出了谋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犯人的信件，他们请求立即

用装甲车把他们送上前线打头阵，击退进犯之敌。

我把犯人写信的情况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作了报告，从来不把自己放在心上的他，转瞬间就作了决定：“停止审查，释放。把他们送到前线去。”于是那些昨天还在受审、坐班房、等着枪毙的人，急急忙忙在先锋突击队中向德军冲去。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这里表现出非凡的气度。

战斗的革命时代的严厉审判职能，应该服从无产阶级领袖宽广的胸怀，把这些人送上前线，保卫正处于危险之中的社会主义祖国。

С·И·阿拉洛夫：

1918 年白色恐怖开始以后，叛乱和阴谋就出现了。全俄肃反委员会在莫斯科逮捕了将近五千名旧军官，把他们集中在列弗多夫过去的阿列克赛耶夫斯基士官生学校的练马场中。Ф·Э·捷尔任斯基问列宁怎样处理这些人。他们谈话时我也在场。列宁劝我们，也就是捷尔任斯基、我和其他同志，到练马场去同被捕的军官们谈谈话，了解一下他们的情况。他相信他们当中一定有不少正直、诚实的军官，有不少热爱祖国的人，他们能够在红军中工作……

后来真像列宁所说的一样，许多步兵军官和炮兵军官表示乐于在红军中服务，而且，他们教练士兵、参加反对苏维埃政权敌人的战斗，表现得很忠诚。

1918 年 3 月……4001 号列车

弗·伊·列宁生平纪事，1918 年 2 月 26 日以后—3 月 10 日以前：

列宁听取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邦奇-布鲁耶维奇关于苏维埃政府由彼得格勒迁往莫斯科的准备过程的报告。

В·Д·邦奇-布鲁耶维奇：

苏维埃政府从彼得格勒迁往莫斯科的全部组织工作、途中的保卫工作、在莫斯科的安置工作，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都亲自交给了我。这次会议以后，他详细听我介绍了我拟定的行动计划，这时我第一次向他报告，已有的情报表明，社会革命党人决定炸毁政府的列车，他们对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将要乘坐的列车不感兴趣，他们的整个恶毒计划都是疯狂反对人民委员会的，当然，尤其是针对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像往日一样，对我所讲的一切极为平静，只是问：

“那么，我们还走得成吧？”

“当然……”我回答他。

“您能保证向我们提供一列顺利通行的火车吗？”

“我想，我们一定能够平安到达。”

我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讲了我们已经采取的措施和将要进行的工作。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此表示赞同，并且建议一切行动严格保密，即使在人民委员会中也不要讲来讲去，以防偶然传出去……

最重要的事情是组织好铁路线上的运送工作，因为新的情报表明，社会革命党已经得到了政府迁移的消息。即使他们不了解迁移的日期，不了解出发的地点，他们也会探听、监视的。他们对迁都的准备工作非常注意。

弗·伊·列宁生平纪事，1918 年 3 月 10 日：

列宁同 H·克鲁普斯卡娅、M·乌里扬诺娃等人一起，于 21 时 30 分乘汽车从斯莫尔尼宫驶往尼古拉耶夫铁路交轨处的鲜花广场站台，以便乘俄共（布）中央和人民委员会的搬迁列车到莫斯科去。列宁在路上同

邦奇-布鲁耶维奇谈到了搬迁的准备工作。汽车是由司机 В·И·里亚博夫驾驶的。

В·И·里亚博夫：

傍晚，我在汽车房接到电话，要我开车到斯莫尔尼宫去。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 Н·康斯坦丁诺夫娜上了汽车。

我们沿着奥布沃德运河行驶。穿过几条胡同，好像是开到了鲜花站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下了汽车，向我告别：

“希望我们能够再见面。”

我懂了，他就要离开彼得格勒了……

弗·伊·列宁生平纪事，1918 年 3 月 10 日：

列宁同 Н·克鲁普斯卡娅、М·乌里扬诺娃和俄共（布）中央、人民委员会成员一起，乘 4001 号专车于 22 点出发，从彼得格勒驶往莫斯科。

З·З·斯米尔加：

出发的日子到了。就是 1918 年 3 月 10 日。晚上刮着一阵一阵的大风，下着雨。从斯莫尔尼宫里驶出两辆汽车，一辆挂着窗帘，里面坐的是列宁，另一辆是警卫人员乘坐的卡车。

这两辆车在空旷黑暗的街道上疾驶，奔向市郊。为了预防意外，政府的列车（共三列）的始发地点不是尼古拉耶夫车站，而是郊外的鲜花站台。

后来的事实表明，这种预防措施并不是多余的，因为革命的敌人准备炸毁列车……

我被任命担负列宁及其全家以及他的亲密战友邦奇-布鲁耶维奇、斯维尔德洛夫等人乘坐的车厢的保卫工作。深夜，我们的列车开动了……

寂静的深夜，只听得到车轮的隆隆声，但这寂静并不能使人安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却是镇静自如的，聚精会神地坐在那里。看得出，他正在思考着什么重要的事情。

弗·伊·列宁生平纪事，1918年3月11日：

列宁从彼得格勒驶往莫斯科途中，在列车上撰写了《当前的主要任务》一文。他在这篇文章中表示坚信，尽管苏维埃共和国被迫签订的布列斯特和约的条款是异常苛刻的，但是，苏维埃共和国一定会成为一个强大又富饶的国家。

3·3·斯米尔加：

凌晨三时。机车上的同志报告，我们已经驶近柳班车站，我们前面有一列火车好像要停在第一轨道。它真的停在第一轨道了……列宁乘坐的这列火车也只好停了下来。前面的列车我们不知道是什么人的，这时，我们听到了那列火车的棚车车门哗啦、哗啦的响声。车厢里跳出许多持枪的人……

是无政府主义者！我们在彼得格勒不止一次同无政府主义者发生过冲突，所以一看就知道是他们。他们的人数比我们多许多倍，可是，我们必须立即同他们战斗，无论如何也要打败他们的进攻。只有靠机智和坚决，我们才能得救。

我们迅速从各车厢中跳出来，搬下机枪，喊着“全营，前进！”的口号，拉开枪栓，上好刺刀，迎着这群疯狂的人冲去。这时候我们的机枪射手也瞄准了大喊大叫的无政府主义者。

这群人没料到遇上了这样的反击，他们惊恐不安地停在原地不敢前进了，他们动摇了，害怕了，接着就惊慌失措地回头向他们的列车跑去。我们向奔跑的人群上空发射了几发子弹，紧追着他们冲进车站，喊着“上车！上车！”，把他们全都赶进了各节棚车。只用了几分钟就关上了车门，挂上了门闩。

整个行动持续不到 15 分钟，但我们觉得好像已经过了几个小时。想起来真有点后怕，刚才政府的列车多么危险啊，只要他们当中有人向我们打出一枪，这些无政府主义者就都会向我们开枪的，我们这几个人很快就会被他们打垮，那时候可就……后果真不堪设想。然而，一切都顺利，无政府主义者的列车被赶到支线上，我们的列车继续向莫斯科方向驶去。

最高革命军事法庭会议速记记录（摘录）：

伊万诺夫：我们的意图是通过破坏或用炸弹炸毁机车的方式，搅扰人民委员会 1918 年 3 月从彼得格勒向莫斯科迁移的平安进行，这种意图应该说只具有示威的性质。但是，由于准备不足和人民委员会迁往莫斯科的日期提前，我们的企图并未构成事实。

克雷连科：可是炸毁机车，搅扰人民委员会迁移，这不就是恐怖活动吗？

伊万诺夫：绝对不是。这是不愿意让这列火车中的人平安地迁出。

克雷连科：列车会不会有倾覆的危险？

伊万诺夫：不会，当然……

克雷连科：预定炸毁机车的时间，是不是在列车上了人的时候？

伊万诺夫：当然，是在列车上了人的时候。

克雷连科：您不把这称作恐怖行动吗？

伊万诺夫：反对人民委员会。

克雷连科：这次行动您不认为有必要向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报告吗？

伊万诺夫：根本不认为有必要。

克雷连科：您认为不报告合情合理吗？

伊万诺夫：假如这样的行动由党小组（社会革命党党小组——编者）进行了，对此中央委员会是会知道的。

克雷连科：您作为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委员，知道准备炸毁人民委员会列车的机车，而且，您没有采取任何措施，认为这是合情合理的。您确认这一事实吗？

伊万诺夫：是的……

指控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及其一些组织的单独成员进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活动、组织武装抢劫和里通外国的起诉书（摘录）：

有关此时期内的以下诸点，可以确认业已完全查明：

1、右派社会革命党的党组织，在此时期内通过其领导机构，即中央委员会通过戈茨、伊万诺夫和特派员拉宾诺维奇，彼得格勒省委会通过布留洛瓦雅-沙斯科里斯卡娅、沙斯科里斯基和艾斯特林，密谋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组织对人民委员会的列车在其迁往莫斯科时进行蓄意破坏。

2、为此他们采取了一系列有组织的步骤。

3、此项准备中的蓄意谋杀行动的知情者，除一些人之外，还有谢苗诺夫、科诺普列娃和季斯连科。

4、此次谋杀未能实现的原因，是由于出现了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情况……

Г·И·谢苗诺夫的供词（摘录）：

科诺普列娃……向中央委员会（指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编者）建议对列宁进行谋杀，并自荐为执行者。这是后来科诺普列娃对我说的，我从她的叙述中知道了这件事情的总的情况。她同戈茨商谈了这件事。中央委员会同意了，委托中央委员会委员里希特负责组织此次行动，并派科诺普列娃和叶菲莫夫到莫斯科去执行……使用手枪射击，并决定把子弹毒化。里希特不知从什么地方找到了“库拉列”毒药，交给了科诺普列娃。在此次行动的组织方面，里希特什么事情也没有做。科诺普列娃到莫斯科逗留了一段时间，毫无所获地回到了彼得格勒。

Л·В·科诺普列娃的供词（摘录）：

我懂得列宁在党内占有特殊地位，是社会革命党的最危险、最有力的敌人……

我想到有采取恐怖手段的必要，便向军事委员会中的中央（指社会革命党的中央——编者）代表鲍利斯·拉宾诺维奇提出了刺杀列宁的建

议，自己准备担任执行者的角色。为了不使社会革命党遭到打击，我建议此事以个人行动的形式进行；我请求中央负责成员提出看法和批准，只是为了寻求精神上的支持。

起诉书（摘录）：

中央委员会（指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编者）在莫斯科完全了解谋杀的全部情况。此外，叶菲莫夫与科诺普列娃对质时供出，拉宾诺维奇到莫斯科去是为了了解中央关于对苏维埃政权采取恐怖手段的决定，他从莫斯科回来以后转告我说，“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批准对列宁进行恐怖行动”……

参加 1918 年 3 月对列宁蓄意谋杀的有：第一，作为暂时从中央调到军事委员会中担任领导人的拉宾诺维奇，他从莫斯科取得了对此行动的专门批准；第二，作为中央委派的直接领导人，把“库拉列”毒药交给了科诺普列娃的中央（指右派社会革命党中央——编者）委员里希特；第三，了解谋杀准备情况的中央委员季莫菲耶夫、戈茨和韦杰尼亚平，其中戈茨还知道拉宾诺维奇曾去莫斯科请求批准。科诺普列娃和叶菲莫夫则是执行人。

因而，中央委员会的四名委员，里希特、戈茨、季莫菲耶夫和韦杰尼亚平，就被这些材料揭露出来，如果说他们没有正式领导，那么也完全了解蓄意谋杀的准备情况。恐怖行动执行的形式，似乎是一种与党（指右派社会革命党——编者）本身的活动没有联系的单独行动，但是，它是在通知了党、得到了党的同意、并在党的领导之下进行的。

第二章 “社会革命党人正在变成阴谋家”

在街垒那边……

П·А·利索夫斯基：

恐怖活动从来就是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设立的军事委员会的主要任务之一。1917 年 12 月，社会革命党人为了专门进行恐怖活动，就已经开始建立……战斗队。

Ю·М·斯捷克洛夫：

在伏尔加和西伯利亚，社会革命党人帮助英国人、法国人和美国人侵占西伯利亚和乌拉尔。在远东帮助日本人，在阿尔汉格尔斯克帮助英国人侵占拥有大量森林的北方地区，在盛产石油的阿塞拜疆帮助他们残杀了以邵武勉为首的 26 名巴库人民委员。社会革命党人口头上高喊他们的爱国主义，事实上从民族的观点来看，他们也是叛徒！社会革命党人是在看到协约国不准备让他们掌权，看到协约国拒绝社会革命党的民主，而是利用它当作树立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的幌子以后，才开始表示反对武装干涉的。

1918 年 5 月 29 日人民委员会宣布莫斯科处于军事状态的决议（摘录）：

由于已经发现以右派社会革命党人为中心的莫斯科反革命阴谋者与萨拉托夫凶狂匪帮的暴乱、与哥萨克将军克拉斯诺夫在顿河的哗变、与西伯利亚白匪的暴乱之间的联系，以及由于反革命分子竭力利用人民的

食品困难进行肆无忌惮的有利于恢复地主和资本家政权的宣传，人民委员会决定宣布莫斯科处于军事状态。

沃洛达尔斯基遇刺，1918 年 6 月 20 日

弗·伊·列宁生平纪事，1918 年 6 月 20 日和 21 日凌晨：

列宁审阅人民委员会致彼得格勒苏维埃的电报，该电对于 B·沃洛达尔斯基被暗杀向彼得格勒工人表示慰问。

弗·伊·列宁：

……为了自己的信念历尽千辛万苦的老工作人员沃洛达尔斯基同志被杀害了。当然，他们也许还能杀害几位苏维埃政权的积极活动家，但是，这只能使苏维埃政权在群众中更加巩固，只能推动我们更加牢固地保持我们的胜利果实。

A·Φ·伊利英-热涅夫斯基：

沃洛达尔斯基在他一生的最后日子里，精力极为充沛，而且非常乐观。他以全部时间和精力从事的彼得格勒苏维埃改选，进行得很出色。几乎所有的工厂都把我们党的党员选进了新的苏维埃。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企图在竞选大会上同我们对抗，但遭到惨败。显然，失败了敌人便把他们的愤怒和仇恨首先发泄在彼得格勒工人们喜爱的沃洛达尔斯基同志身上……

我们匆忙跳上汽车，向斯莫尔尼宫疾驰。在入口处宽大的楼梯上，我遇到了沃洛达尔斯基的妻子博戈斯拉夫斯卡娅同志。她的眼中滚下了泪珠。我从她口中得知，沃洛达尔斯基同志遭到了袭击——他被杀害

了……

在彼得格勒苏维埃改选时，我们向我们的政敌提供了同我们竞争的一切条件。我们允许他们的各种报纸出版。我们在工人会议上平静地听他们那些蛊惑人心的和诬蔑的谰言。我们害怕对他们的“公民权利”有所损害。这就是应得的回答。

起诉书（摘录）：

沃洛达尔斯基是 1918 年 6 月 20 日被杀害的。但对他进行暗杀的预谋早就开始了。此次暗杀的组织者是从莫斯科返回彼得格勒的谢苗诺夫。

在叙述谋杀过程时，谢苗诺夫供认，他指定工人谢尔盖耶夫和科兹洛夫担任了此项行动的执行者，虽然据科兹洛夫供述，他不知道他也被指定了担任杀人凶手角色。

起诉书（摘录）：

第二天，出现了中央委员会（指社会革命党的中央——编者）关于党未参与谋杀的正式通报。

起诉书（摘录）：

谋杀行动完成之后，全组确实是立即驶离彼得格勒……因此，毫无疑问，中央委员会领导成员，从切尔诺夫起，是了解中央战斗队的活动并对恐怖行动赞同了的……参与了对沃洛达尔斯基的刺杀行动并至少了解内情的有：戈茨、东斯科伊、叶夫根尼娅·拉特纳、格里戈里·拉特纳、拉宾诺维奇、谢苗诺夫、科诺普列娃、谢尔盖耶夫、费奥多罗夫-科兹洛夫、乌索夫、塞伊曼、莫拉切夫斯基和叶琳娜·伊万诺夫娜，而且，

中央委员会成员中的戈茨还指定了谋杀的名单。

第三章 按照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的许可证

在巴斯曼区粮食交易所……

弗·伊·列宁生平纪事，1918 年 8 月 2 日：

列宁向即将出发奔赴东线战场的莫斯科工会委员会的宣传员发表临别赠言……

列宁（16 点前）向奔赴东线战场作为宣传员的莫斯科和彼得格勒共产党员的联合宣传队发表演说。

列宁在布特列区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说，题目为《苏维埃共和国在危急中》……

列宁（17 点 30 分后）按照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的许可证在红军战士大会上（霍亭卡场地上，布谷鸟俱乐部）发表演说，题目为《苏维埃共和国在危急中》。

列宁（18 点后）按照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的许可证在原木赫里逊工厂的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说，题目为《苏维埃共和国在危急中》。

Б·М·沃林：

只要看一看列宁在苏维埃时期写的文集中的一卷，在“生活和活动日期”这个部分就可以看到列宁不得不经常发表演说。只有他强壮的身体和非凡的工作能力使他才能够承受简直是力不胜任的负担。列宁经常每日发表演说，不仅在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全体会议、临时会议、会议和大会上发表演说，而且还在工人面前——直接在工厂、俱乐部发表演说。众所周知，他还在农民和红军战士面前发表演说……

1918 年他发表演说的次数特别多……

在某一时间内党的莫斯科委员实行“星期五群众大会”。每逢星期五，党中央委员会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人民委员（1946 年改称部长）和党的莫斯科委员会的成员以及许多其他领导人都收到了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的许可证，按许可证可在劳动人民面前发表一次或两次演说。莫斯科委员会事先并没有就自己的许可证同谁协商过，也没有征得谁的同意。

列宁同其他同志一样，经常收到这种许可证。

K·T·诺夫戈罗采娃（斯维尔德洛娃）：

通常，党的莫斯科委员会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决定谁在什么地方发表演说。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也参加指派报告者的工作。我曾多次打电话给列宁，通知他这个星期五应由他发表演说。列宁注意倾听我的话并常常说：“好，好，谢谢您预先通知我，我一定去。”

Г·О·利亚斯金：

在共和国困难的时刻列宁常常深入工人群众和红军战士中间。1918 年夏，每逢星期五莫斯科都举行群众大会，在群众大会上发言的有党中央委员会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成员、人民委员和党的莫斯科委员会成员。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其他同志一样也获得了在这些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说的许可证。

弗·伊·列宁生平纪事，1918 年 8 月 29 日：

列宁从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获得了两张可在莫斯科巴斯曼区和莫斯科河南岸区的工人大会上发表演说的许可证。

Н.Я·伊凡诺夫：

为什么在星期五举行群众大会？这是在严酷的 1918 年形成的。星期五是统一的党日，1918 年 8 月 30 日这一天，也是星期五。同平常一样，大门上贴出了告示。我们这里就举行了区的群众大会。

Б.М·沃林：

列宁获得的在“星期五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说的这种许可证还保存着。

Н.Я·伊凡诺夫：

苏联人民保存着许多纪念伟大领袖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的宝贵纪念品。在我们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工厂（原米赫里逊工厂）也有这些宝贵纪念品。它们被存放在工厂博物馆里……

请看小心地放在玻璃板底下的文件。在文件上写道：

“俄罗斯共产党

莫斯科委员会

给列宁同志

在 1918 年 8 月 30 日大会上演说的

许可证

题目：《两种政权〈工人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

1、巴斯曼区粮食交易所。

2、莫斯科河南岸区米赫里逊工厂。”

下面是说明：

“同志们，如果由于正当理由不能完成委托的任务，应预先通知莫斯科委员会。

发表演说的同志应于大会的第二天把演说的扼要底稿和所有笔记递交莫斯科委员会。”

按照党的莫斯科委员会的这种许可证，伊里奇来到我们工厂（原米赫里逊工厂）对工人发表演说。

П·Д·马利科夫：

1918年8月30日这天清晨天气阴暗，从彼得格勒传来了坏消息，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委员莫伊谢伊·所罗门诺维奇·乌里茨基被杀害。他死亡的消息使熟悉他的人大为震惊。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立即来到彼得格勒，以便亲自领导调查这个事件的工作。

弗·伊·列宁生平纪事，1918年8月30日：

在午饭时（大约下午五点左右）列宁用开玩笑作回答，他对B·M·乌里扬诺娃劝他这一天不要出席群众大会发表演说没有给明确的答复。

在出发去参加大会之前列宁到玛丽亚·伊利尼奇娜那里；断然拒绝了她提出的带她去的请求。

Н·К·克鲁普斯卡娅：

这一天玛丽亚·伊利尼奇娜有病在家。伊里奇到她那里时已穿戴整齐，临走时她要求带她去。“不管怎样都不要去，待在家里”，他回答说，然后他没有带任何警卫人员就去参加大会。

E·M·扬波利斯卡娅：

当时我是巴斯曼区（现在的巴乌曼区）党委书记。那一天早晨，各区书记被召到党的莫斯科委员会并通知大家列宁将在那里发表演说。向两个区的书记建议采取保卫措施。当时气氛很紧张，自称为社会党人的反革命资产阶级和叛徒转而采取公开的恐怖手段。大家都已知道，乌里茨基在彼得格勒被害，而沃洛达夫斯基在此之前已被害。在巴斯曼区我们委托区委委员费奥多尔·沙布洛夫斯基在大会上保护列宁并送他到莫斯科河南岸区。做出这个决定是因为我们区民警的力量还非常薄弱……

在大会前 2-3 小时又把我们叫到党的莫斯科委员会并通知我们，由于局势紧张建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今天不要出席大会。显然，列宁的演说对我们说来是多么宝贵，所有的人都非常希望听到他的演说，大家认为这是全区的节日。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当听到列宁将不出席大会时我们都松了一口气……

几天后，我在德累斯顿饭店门口碰到玛丽亚·伊利尼奇娜，我从她那里听到，她不相信列宁会答应她不出席星期五群众大会，因此午饭后她在家“守护着”他，但这无济于事。

大家都知道，莫斯科委员会书记 B·M·扎戈尔斯基曾请求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要出席 8 月 30 日的大会，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认为，正是在这个时候，在全国情况严重的时候，面临复杂任务的时候，应该同群众一起，应该同群众商量才能解决这些任务。

列宁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T·Φ·柳德温斯卡娅：

1918 年 8 月 30 日星期五我参加莫斯科委员会执行部的扩大会议。当时莫斯科委员会书记是扎戈尔斯基。

会前他问各区书记：“请问哪些工厂预定举行群众大会，邀请谁去

演说？”

莫斯科河南岸区书记回答：“米赫里逊工厂将举行群众大会，根据群众的要求应该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去。”

“怎么？！”扎戈爾斯基全身抖动一下，“要知道莫斯科委员会决定列宁暂时不出席群众大会！”上星期五他不听劝告，在阿列克谢耶夫民众文化馆和工业博物馆演说。扎戈爾斯基对我说：“我请求您，和我一起打电话给列宁。”

我开始打电话。有人把扎戈爾斯基叫到另一个房间去。他说：“我就来。”他就走了。这时话筒里传来了列宁的声音：

“你是谁？”

我回答：“我是柳德温斯卡娅，根据扎戈爾斯基的请求……”

“塔尼娅同志，他有什么请求？”

“是这样……他要我提醒您关于莫斯科委员会执行部做出的您暂时不出席大会的决定……”我想告诉他有关革命敌人的恐怖行动越来越频繁的情况，但列宁打断我的话：

“什么？你们要把我像资产阶级部长一样藏到盒子里？”

扎戈爾斯基进来了，走近电话机，我把话筒给他。从他的简单回答和面部表情可以看出，列宁跟他同样说到盒子中的部长。

扎戈爾斯基说道：“情况很紧张，无产阶级应该保护自己的领袖。请到执行部来说说您的反对意见，我们等着您。明天？好，在您在场的情况下再次讨论这个问题。今天请您不要出席大会。”

谈话延续了三分钟。扎戈爾斯基沉默地拿着话筒，确信和列宁的这次谈话已经结束，把话筒搁在电话机上，深深地叹了口气。

“……很难说服他。他明天来。他说他一定要到工厂演说，因为：第一，已经答应工人他出席大会；第二，他认为目前在工人大会上演说极为重要的。”

K·T·诺夫戈罗采娃（斯维尔德洛娃）：

尽管自己工作非常繁忙或身体不适，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从来没有推说忙。他从来没有拒绝发表演说，从来没有叫别人等自己，从来没有迟到出席大会。他是谦虚的化身，遵守党的纪律的榜样……会前或会后便随随便便地同工人们进行同志式的谈话，关心他们的思想、情绪和需要，询问他们对苏维埃政权采取的这个或那个措施的评价。

E·M·扬波利斯卡娅：

列宁多么喜欢群众！这就是新型领袖的表现。大会的情况铭刻在我的记忆中，有的事一辈子都记在我的心头……

Г·М·克日扎诺夫斯基：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简直征服了所有的听众。他根据提要（有时把提要写在四裁的一块纸上）演说和做报告，从来不念稿子。

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到他那里，他就说：

“等一等，格列布·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我正在准备欢送红军大会上的演说辞。”

列宁特别仔细准备对工人們的演说辞。

摘自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雅·米·斯维尔德洛夫致人民委员会主席弗·伊·列宁的信，1918年4月29日：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明天人民委员会的会议请不要在晚上九点之前召开。按我们商妥的计划明天所有的区都有大会；请提醒全体委员，在收到请帖或指定出席大会时都没有（权利）拒绝参加。大会于晚上六点开始。

弗·伊·列宁生平纪事，1918 年 8 月 30 日：

列宁根据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的许可证在巴斯曼区粮食交易所作为《两种政权<工人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演说；回答字条提问。

Г·О·利亚斯金：

8 月 30 日……我和莫斯科第二期机枪班学员匆匆忙忙赶到粮食交易所参加大会，因为列宁将在会上发表演说。

С·К·希尔：

在那不祥的一天（1918 年 8 月 30 日），我们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走了几个地方。我们来到举行大会的粮食交易所。人群拥挤。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像平常一样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

Е·М·扬波利斯卡娅：

那一天有一些著名的党的工作者到粮食交易所参加大会。第一个发表演说的是 А·М·柯伦泰，其次是 Е·М·雅罗斯拉夫斯基……粮食交易所的房屋只有一个大楼梯的入口，这个楼梯从广场直通二楼大厅。面对入口处，大厅内放着用木板钉成的高台，台上有一张主席团的桌子，演说者就在那里发表演说。大会按时开始。听众相当多。看到，一切进行得很顺利，我就走过中间通道，在大厅后边的窗口旁停下来。这个窗户朝着加夫里科夫广场。从窗口往外看，我看到人群沿着广场向粮食交易所跑来。妇女们特别使我惊讶，她们在行进中解下围裙和放下卷起的袖子。

我向入出处走去，看见雅罗斯拉夫斯基从台上跳下来，迎着一个人走过去。列宁走进大厅，在他后面跟着一群人。雅罗斯拉夫斯基拥抱列宁，领他往前到主席台。整个通道挤满了人群，所有的目光都注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Г·О·利亚斯金：

工人和红军战士以热烈的欢呼欢迎走上主席台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他几次想使人们静下来，但欢呼声越来越响。终于静下来了，列宁开始演说……

摘自列宁在巴斯曼区大会上的演说，1918年8月30日：

米留可夫—古契柯夫政府刚迈出几步，人民群众就已清楚资产阶级要把他们引向何处。俄国资本家和地主实质上在继续奉行已被人民推翻的沙皇的政策，但他们的卑鄙勾当却受到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掩护，这些人表面上是社会主义者，实际上则背叛社会主义，为英法交易所效劳。

妥协派被十月起义抛弃、被革命清除出去以后，又在乌克兰、高加索、西伯利亚和伏尔加河流域重操旧业。他们终于达到了目的：推翻了这些地方的苏维埃，并把布尔什维克活动家交给捷克斯洛伐克走卒和俄国白卫分子去折磨。

在这些地方的苏维埃的废墟上，我们看到了什么呢？资本家和地主大奏凯歌，工人和农民在呻吟咒骂。土地交给了贵族，工厂还给了原主。八小时工作制被废除，工农组织被取缔，沙皇的地方自治机关和旧的警察统治重新肆虐。

让每一个在政权问题上还摇摆不定的工人和农民看看伏尔加河流域，看看西伯利亚，看看乌克兰吧，那时他自己就会得出明确答案。（热烈

欢呼，经久不息)

Г·О·利亚斯金：

党和国家的领袖讲到了内部反革命和外国干涉对苏维埃政权的危险。在这之前英国和美国军队在阿尔汉格尔斯克登陆，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在乌拉尔和伏尔加河流域猖狂起来，前立宪会议成员在萨马拉成立了反革命政府。克拉斯诺夫将军和卡列金将军在顿河流域和库班河流域成立了哥萨克和军官的师团。德国军队占领了乌克兰、白俄罗斯、波罗的海沿岸，也在那里成立了反革命政府。列宁号召劳动人民奋起保卫苏维埃政权和参加红军。

E·M·扬波利斯卡娅：

列宁讲了 15-20 分钟。不管情况多么严重，他对人民从来不隐瞒真相。这一次也一样。但是他说明了无产阶级专政与资产阶级专政的差别，强调无产阶级专政的力量，即为大多数人的利益的专政，依靠群众和为群众利益执行政策的专政的力量。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道，“不管经受的困难是多么艰巨，但这些困难带有暂时的性质并将被克服”。

大家提了许多问题，特别是口头的……所有的人都想听到列宁的回答，因为所有的人都相信他，听了他的话后似乎就能够更容易忍受即将来临的冬天的那些困难。

Г·О·利亚斯金：

大会结束，重新响起了像汹涌浪潮的热烈掌声。列宁亲切地同劳动人民告别，往外走……

C·K·希尔：

谁也不会怀疑，在粮食交易所所有人监视列宁并准备刺杀他。

E·M·扬波利斯卡娅：

在人群中我见到沙布洛夫斯基急急忙忙地挤到门口。他要护送列宁到莫斯科河南岸区，但是列宁有礼貌地拒绝他护送：

“不要劳驾，我们知道怎样走。谢谢，什么都不需要。”

C·K·希尔：

晚上六点钟我们离开了粮食交易所到原米赫里逊工厂。这个工厂以前我们过去几次了。

Г·О·利亚斯金：

像平常一样，列宁去这个工厂没有带警卫人员。

在米赫里逊工厂

列宁生平纪事，1918 年 8 月 30 日：

晚 6 点 30 分后，列宁根据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的许可证在原米赫里逊工厂工人大会上发表题为“两种政权（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演说。

Н·Я·伊万诺夫：

列宁对我们工厂非常好，知道我们工厂的许多事。我不能理解，他怎么有时间研究每个工厂，似乎他自己就在这些工厂里工作的。要知道像他这样了解全国情况那样地从书本上了解每个工厂，那么就要花五个世纪的时间……

1918年8月30日。我们准备在榴弹车间开大会。下工后敞开大门，开始让人进入。在大门旁边通常有一个流动书摊，出售革命小册子。

С·К·希尔：

所有的人都在等候列宁。宽敞的榴弹车间聚集了几千人。不知什么缘故，没有人来迎接我们：既没有工厂委员会的成员，也没有别的什么人。列宁从汽车上下来，迅速向车间走去。

Н·Я·伊万诺夫：

早在列宁同志抵达前就有一个妇女来参加大会，后来她被射伤。他的举止非常特别：急躁不安地来回走动，似乎想说什么。可能她是党的工作者，但谁也不认识她。她站在主席台旁边……

С·К·希尔：

我开动汽车，把它停在院子出口处，离车间的入口约十几步。几分钟后有一个身穿短上衣手提公事包的女人渐渐走近我。她在汽车旁站住了，我能看到她。她年轻削瘦，有一双乌黑激动的眼睛，她给人的印象是不大正常。她的脸色苍白，当她说话时声音稍为有些颤抖。

“同志，列宁好像来了？”她问。

“我不知道谁来了”，我回答……

“怎么能这样？您是司机，不知道谁坐您的汽车？”

“我怎么知道？我不知道谁是演说者，乘车的人很多，我不认识所有的人”。我平静地回答。

我一向严守规矩。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说谁坐我的车，从哪里来和到哪里去。

她撇一撇嘴走开了。我看见她走进工厂。

Н.Я.伊万诺夫：

走近主席台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脱下大衣，拿在手里，他登上了主席台，把大衣和便帽放在桌子上，然后转向大厅：

“同志们，你们好！”

我们长时间鼓掌。

有人开始喊：

“请列宁演说！”

当时我宣布：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列宁发表演说。”

摘自列宁在原木赫里逊工厂大会上的演说，1918年8月30日：

有人经常责难我们布尔什维克背弃了平等博爱的信条。现在我们就来开诚布公地谈一谈。

是什么样的政权取代了沙皇政权呢？是古契柯夫—米留可夫政权，它在俄国开始了召集立宪会议的工作。这项工作对挣脱了千年枷锁的人民的真正好处是什么呢？好处就是，在古契柯夫及其他热心人的背后，召集了一帮追求帝国主义目的的资本家。而克伦斯基、切尔诺夫一伙上台以后，这个摇摇欲坠、失去依托的政府又只想着同他们关系密切的资

产阶级的切身利益。政权实际上转到了富农手里，劳动群众没有得到它任何好处。其他国家也是如此。就拿最自由最文明的美国来说吧。它是一个民主共和国。情况又怎么样呢？在那里，不是一小撮百万富翁而是一小撮亿万富翁实行着专横的统治，而全体人民备受奴役。既然工厂、银行和全国一切财富都归资本家所有，既然与民主共和制同时并存的是对千百万劳动者的农奴制奴役和暗无天日的贫困生活，试问，你们吹嘘的平等博爱又在哪里呢？

没有！哪里由“民主派”统治，哪里就有赤裸裸的、不折不扣的掠夺。我们是知道所谓民主国的真正本质的。

法兰西共和国、英国和其他民主国的秘密条约十分清楚地向我们说明了整个事情的实质和内幕。这些条约的目的和利益，同德国的一样，也是罪恶的和掠夺性的。战争擦亮了我们的眼睛。我们清楚地看到了所谓祖国的保卫者原来是无耻的强盗和掠夺者。对强盗的这次进犯，应当用革命的行动、革命的创造来对付。的确，在这个非常时期，要实现联合，特别是实现农民革命分子的联合，是很困难的；但是我们相信革命的先锋队——工厂无产阶级的创造力量和阶级热情。工人们清楚地意识到：只要对民主共和国和立宪会议还抱着美妙的幻想，就照旧每天要有5000万卢布花在危害他们的战争上面，他们就永远找不到摆脱资本主义压迫的出路。工人们懂得了这一点，就建立起自己的苏维埃。

同样，现实生活也使工人懂得，只要地主还安安稳稳占用着宫殿和迷人的城堡，集会自由就是虚构，不过是在阴曹地府集会的自由。你们都会同意这样的看法：一面答应给工人自由，一面又让宫殿、土地、工厂和所有财富继续掌握在资本家和地主的手里，这哪里有一点自由平等的气味呢？我们只有一个口号，一个信条：任何一个从事劳动的人都有权享用生活资料。吸劳动人民血的寄生虫则不得享用这些资料。我们宣布：一切属于工人，一切属于劳动者！

我们知道这一切实行起来非常困难，我们知道资产阶级要拼命反抗，但是我们相信无产阶级会取得最后胜利……我们当前的任务是：不要理

会资产阶级强盗的一切骗人的、无耻的叫嚣和哀号，开创自己的革命工作。

弗·伊·列宁生平纪事，1918 年 8 月 30 日：

列宁结束演说时说道：“我们应当把一切力量都放到反对捷克斯洛伐克军的战线上去，把那帮在自由平等口号的掩饰下成百成千地屠杀工农群众的匪徒消灭干净。

我们的出路只有一条：不胜利，毋宁死！”

Н·Я·伊万诺夫：

工人们热烈支持列宁，听到了呼声：

“我们万众一心奔向前线保卫我们的革命！”

响起了响亮的“乌拉”。同志们纷纷向主席台递字条。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注意到桌子上的一大堆字条，然后对我说：

“虽然我急着赶去参加人民委员会的会议，但必须答复这些字条提出的问题。”

当列宁结束演说和向门口走去时，有一个黑头发年约 16 岁、身穿中学生服装的中学生拦住他。这位中学生向列宁递了一张字条，列宁拿了并没有停下来，继续往前走。

艰难的日子

弗·伊·列宁生平纪事，1918 年 8 月 30 日：

大会后，当列宁在工厂院子里走近汽车时，社会革命党人、恐怖分子范·卡普兰向他开了几枪，射出的子弹使他两处受了重伤。《贫农报》

报道：“当响起枪声时，在列宁周围的工人刹那间惊慌失措……已经受伤的列宁喊道：同志们，安静！保持秩序……”。

С·К·希尔：

从工厂走出了第一批人群，主要是工人，他们几乎挤满了整个院子。我知道会散了，就迅速地开动马达。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还没有来。

过了几分钟院子里出现了新的一群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走在他的前头。我手握方向盘和使汽车随时就能开动。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边向汽车走来一边同工人们活跃地交谈。工人们向他提问题，他有礼貌地回答。他走得非常慢。在离汽车约二、三步远的地方他停了下来。人群中不知是谁打开了车门。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同两个妇女交谈。谈的是粮食的运输问题。我很清楚听到他说的话：

“完全对，巡查队有许多不当的行动，但是毫无疑问，所有这些都将被消除。”

Н·Я·伊万诺夫：

有两个妇女从两边走近列宁同志，其中一个问，为什么在铁路上没收粮食；列宁同志回答，已下了不要没收的命令。

С·К·希尔：

这次谈话有二、三分钟。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左边和右边还站着两个妇女，她们稍稍向前移动。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要踩上汽车的踏板时，突然响起了枪声……

Н.Я.伊万诺夫：

……走在列宁后面的人跑回车间叫喊：“有刺客！”我很难穿过人群。我就从主席台上下来，奔向最近的一个窗口跳到院子里。我看到了倒在汽车旁边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С.К.希尔：

我马上转向开枪的方向，看见了一小时前向我询问列宁来了没有的那个女人。她站在汽车的左边，瞄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胸膛。

又响起了一声枪声。

Н.Я.伊万诺夫：

列宁同志受伤了。同时在院子门口与列宁同志交谈的一位妇女也受了伤。

我们把她送到医院。当我们到彼得罗帕夫洛夫斯基医院为她取内衣时才知道她是这个医院的管理员。她完全是资产阶级走狗恐怖手段的无辜牺牲品。

В.Д.邦奇-布鲁耶维奇：

看来，凶手从工厂的院子同人群一起往外跑。询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关于巡查队的那个妇女也同人群一起往外跑，看来，她是后来被第三发子弹射伤的。她开始没有发觉负伤，后来倒下了并被送到医院。

С.К.希尔：

我立刻停住汽车，拿出纳甘式手枪瞄准刺客的头部。她把勃朗宁手枪扔在我的脚下，很快转身钻进门口的人群中去。周围的人这么多，使我拿不定主意紧跟她开枪，因为我感到，不准确的话会射死工人中的某一个人。我紧追她，跑了几步，突然脑中闪过一个念头：要知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个人……他怎么了？我停了下来。一刹时一阵可怕的沉寂。后来突然所有的人都喊叫：“打死她！打死她！……”，一下子整个人群从院子急急向旁边奔跑……非常拥挤。我转回身，看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倒在地上。我向他跑过去。这瞬息间院子已空空荡荡，刺客已隐身于人群中。

A·M·科茹霍夫：

刺杀列宁是这样突然，以致在我们前面的一些工人由于惊慌失措跑到工厂的大门口大喊：“有人谋杀列宁！有人谋杀列宁！”

我们这几个青年工人推开人们，向前跑去。我不由自主地向汽车那边张望，看见汽车后面有一个瘦女人的身形，瞬息消失在人群中。这时列宁的司机从汽车座位上跳下来，向工厂大门口跑去；跑了几步，转身向倒在地上的列宁跑去。

C·K·希尔：

我跑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他前面跪下，俯身看他。他没有失去知觉，问：

“抓到他了没有？”

显然，他想是一个男人向他开枪的。

我看出，他问话时很困难，声音都变得有些嘶哑，我对他说：

“请别作声，别说话。您的伤很重。”

这时我抬起头，看见有一个头戴水手帽、样子有些古怪、心情极激

动的男人从工作间跑出来。他挥动左手，右手插在口袋里，拼命地直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跑过来。我感到他是一个可疑的人，于是我用身子遮住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特别是他的头部，几乎贴在他的身上，我尽全力喊道：

“站住！”并把左轮手枪枪口对着他。

他继续跑，和我们越来越近了。当时我喊一声：

“站住！我要开枪了！”

他跑到离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还有几步远的地方，向左急转身，奔向大门口，他放在口袋里的手一直没抽出来。这时有一个妇女在后面喊着跑近我。

她喊道：“你要干什么？不要开枪！”显然，她以为我要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开枪。我还来不及回答，这时从工作间传来了一个男人的喊声：“这是自己人！自己人！”我看见三个手握左轮手枪的男人从工作间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跑过来。我又喊道：

“站住！你们是谁？我要开枪了……”

他们立刻回答：

“我们是工厂委员会，同志，自己人……”

我认得其中的一个人，以前我们来工厂时我曾见过他。我让他们接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所有这些谈话进行得非常快，只有几分钟的时间。

Н.Я.伊万诺夫：

在人群中认不出谁犯下这个罪行。院子里聚集许多孩子。在革命年代他们听惯了枪声，并不害怕。

孩子们嚷道，“伊万诺夫叔叔，那个开枪的女人向谢尔普霍夫街火车站跑去了！”我跑出大门。在我前面，孩子们相互追赶，急速奔跑。

В·Д·邦奇-布鲁耶维奇：

人们跑动着，起初并不知道谁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开枪。

开枪时院子里的孩子成群跑在刺客后面并且喊叫：

“就是她！就是她！”

С·Н·巴图林：

我走近列宁同志要坐的汽车时听到三声刺耳的声音，我不认为是枪声，以为是一般的马达声。在这些声音之后我看见这之前平静地站在汽车旁的人们向四面八方跑开，并看见汽车踏板后面一动不动地脸朝地倒下的列宁。我明白了，有人企图杀害列宁同志。我没看见向列宁同志开枪的那个人。我没有张惶失措，喊道：“抓住刺杀列宁同志的刺客！”我一边喊一边向谢尔普霍夫街跑去，街上混乱的人们有的单个地和有的成群地向不同方向奔跑……

跑到谢尔普霍夫街“箭头”的地方我看见两个奔跑的姑娘，我坚信，她们是因为我和其他人在她们后面奔跑也跑的，所以没有去追她们。

这时在我背后，在一棵树附近，我看见一个一手拿公文包一手拿伞的女人，她奇怪的样子引起了我的注意。她的样子像躲避追捕，胆战心惊。我问这个女人，她为什么在这里。她回答：“你干吗问我这个？”当时我搜遍她的口袋，拿了她的公文包和伞，叫她跟我一道走。我从她的脸部表情推测她是刺杀列宁同志的那个女人。路上我问她：“你为什么向列宁同志开枪？”她回答：“你为什么要知道这个？”于是我完全深信刺杀列宁同志的是这个女人了。

Н·А·伊万诺夫：

她用手捂着脸，但大家对她说：“不用捂了，你会开枪，就会看别

人的脸”。她用左手想从短上衣里掏出什么东西。

……刺杀列宁同志的女人是一个 35 岁左右的知识分子，穿着合体朴素，举止神经质。她自称是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切尔诺夫的追随者。

C·H·巴图林：

在谢尔普霍夫街，人群中有一人认出这个女人就是向列宁同志开枪的人。在这之后我问她：“你为什么向列宁同志开枪？”她承认是她向列宁同志开的枪，但是她没有说出指派她开枪的政党……

A·布林科夫：

伊万诺夫同志、乌瓦罗夫同志和其他我不知道他们的姓的同志带她沿着阿尔谢尼耶夫街向小谢尔普霍夫街走去。后面跟着一群工人；纷纷咒骂刺客……

C·K·希尔：

人们非常愤懑，许多人愤怒地向她冲去，她马上被弄得头发散乱衣服不整，但有一群工人制止了冲击。有一个人劝道：

“同志们，你们干什么？她应该受审问！”

C·H·巴图林：

这个被我拦住的女人在莫斯科河南岸区军事委员会受审问时说自己叫卡普兰，承认是她刺杀列宁同志。

H·A·谢马什科：

1918 年 8 月 30 日。艰难的一天……

第四章 “情况非常严重”

H·A·谢马什科：

……这些恶棍用的不是一般子弹，而是弹头有毒的子弹。子弹打中他身上最要害的部位……

弗·伊·列宁生平纪事，1918 年 8 月 30 日：

人们帮扶受重伤的列宁坐上汽车，把他送往克里姆林宫……

B·Д·邦奇-布鲁耶维奇：

虽然有一大群人，但是希尔同志几乎是唯一的目睹者，他亲眼看见疯狂的社会革命党人卡普兰刺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全部情况和在这之后的全部情况……

C·K·希尔：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生命一天中几度处于致命的危险中。这种危险还由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断然拒绝任何警卫而加深。他自己从来不带武器，要求我也不要带武器。有一次，他看见我腰上皮套里的纳甘式手枪，亲切地、然而相当坚决地说：

“希尔同志，你带这个家伙干什么？把它拿走吧！”

但是我还是随身带着那支左轮手枪，不过小心地躲过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眼睛。我把手枪放在腰带里，外面穿上衬衣，不用手枪皮套……

我同工厂委员会的同志（有一位好像是军事委员会的同志）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站起来。在我们的帮助下他走到离汽车还有几步远的地方。我们帮他踩上汽车踏板，他坐在平常坐的后面座位上。

我在坐上司机座位前看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眼。他脸色苍白，眼睛半开半闭。他很安静。我的心由于疼痛抽紧了，喉咙里有什么东西往上涌……从这一分钟起他是最亲近和最敬爱的人，正像我们所珍视的、突然可能永远失去的亲人一样。

但是没有时间沉思，应该行动起来。应该拯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生命！……

我尽快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送到克里姆林宫。

И·В·波卢托尔内：

衬衣的一个袖子全是血。我撕开袖子，看见一个伤口，血就是从这里流出来的。怎么止血？我说最好停下来包扎一下？

司机回答：

“哪儿也不停，直去克里姆林宫”。

但是到克里姆林宫要 10-15 分钟，血越流越厉害了。我偶然在口袋里找到一小团细绳，就请和我坐在一起的同志稍稍撑着他的手臂，我用细绳扎他伤口上边的手臂……

С·К·希尔：

路上我几次回头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他把整个身子靠在靠背上，但是一声也没哼。他的脸色越来越苍白。坐在里面的一位同志轻轻地支撑着他。我把汽车直开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住所。

为了不引起过路人的注意，我把汽车停在边门。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我们送您……”

他坚决拒绝。

我们开始请求和说服他，他行动困难而且走动对他有害，特别是上楼，但是怎么也说服不了他，他坚决地说：

“我自己走……”

他转向我，说：

“请您把我的上衣脱下，这样我好走些。”

我小心翼翼地为他脱下上衣，他靠着我们顺着陡梯走到三楼。他默无言地上楼，我甚至没有听到呼吸声……玛丽亚·伊利尼奇娜在楼梯上接我们。

М·И·乌里扬诺娃：

我急不可耐地等着……熟悉的汽车驶回来了。它驶得特别快。这是为什么？司机从汽车上跳下来去开车门。这种情况以前从来没有过。一些不认识的人从汽车里搀出伊里奇。他没有穿大衣和上衣，倚着同志们的肩膀自己走。我沿楼梯往下跑，碰见他们正往上走。伊里奇脸色非常苍白，但靠着两边同志的支撑自己行走。司机希尔走在他们的后面。伊里奇安详地回答我的问题，说只有手臂受了轻伤；我跑去开门，铺被褥。

Г·Я·洛兹加乔夫-叶利扎罗夫：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还有这样强的自制力……几乎不靠两旁人的帮助他自己沿楼梯走进家。

С·К·希尔：

我们直接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到卧室，安置他上床。

玛丽亚·伊利尼奇娜忐忑不安。

她请我：“快打电话！快打！”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半睁眼睛平静地说道：

“放心，不怎么样……手臂受轻伤。”

М·И·乌里扬诺娃：

给谁打个电话？我想，8点钟人民委员会有一个应由伊里奇主持的会议。现在快8点钟了。同志们大概都到了。我跑到人民委员会，请求赶快叫医生：伊里奇受伤了。

П·А·福季耶娃：

这个晚上人民委员会成员聚集在人民委员会礼堂开例会，这个例会本来定8点半开的，因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出席大会发表演说，改在9点召开。9点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还没来，大家都忐忑不安。时间过去了，大家越来越焦虑不安。突然传来了可怕的消息：伊里奇受伤了，已被送回家。

С·К·希尔：

我给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邦奇-布鲁耶维奇打电话，向他述说发生的一切。他刚听完就说要争分夺秒采取措施。

В·Д·邦奇-布鲁耶维奇：

突然响起了直线电话铃声，接着第二声，第三声……

我拿起电话筒。

有人在电话里哭着喊叫：“赶快！赶快！不幸……”

“受伤了，还是被打死了？”

“受伤了，受伤了……”

“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吗？”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司机希尔同志对我喊道：“是的，赶快！赶快！”

我放下话筒。像屡次在最危险的时刻时那样，我发呆了。

我从薇拉·米哈伊洛夫娜的家庭药箱里拿了碘酒、绷带和兴奋剂，告诉家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受伤了，赶快打电话找薇拉·米哈伊洛夫娜，我慌忙地从家里跑出去……

我跑到警卫司令部，把警卫司令员马利科夫同志叫到一个单独房间并且命令他：

“让克里姆林宫哨兵和全体红军战士处于战斗准备。加强警卫……人民委员会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所有大门、墙边和进口处连续值班……”

П·Д·马利科夫：

我在警卫司令部工作，突然电话机响起来了。话筒里听到邦奇-布鲁耶维奇沙哑的断断续续的声音：

“赶快拿靠枕来。马上送来五、六个普通的靠枕。伊里奇受伤了……很重……”

“伊里奇受伤了？不！这是不可能的！”

“弗拉基米尔·德米特里耶维奇，你为什么不说话？请告诉我，是不是致命的伤？弗拉基米尔·德米特里耶维奇！”

我把椅子往旁边一推，差一点把站在我面前的值班员撞倒，我旋风似地跑出警卫司令部，向大宫跑去，那里更衣室里有最好的靠枕。

1918年9月3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

共产党员医生几次同明茨教授商量。翌晨 3 点钟奥布赫同志和明茨教授还在病人的住所。魏斯布罗德同志留下陪伴病人。

Б·С·魏斯布罗德：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本人清楚地意识到自己严重的状况，他请其他医生出去后问我：“你是共产党员？”

得到肯定的回答，他继续说道：

“请你坦率地告诉我，快到头了？如果是的话，我必须同一些人说说话。”

我安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但他仍然要我回答，因为如果事情快结局的话我必须预先告诉他……

两颗子弹打中心脏、动脉和颈部神经附近的部位。幸而第三颗子弹只打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上衣，没有伤及他的身体。因此上衣上的弹痕与身上的伤处不相符合。

受伤躺在床上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度过的第一个夜晚，是生与死的搏斗。脉搏极微弱。病人因呼吸困难而难受。

М·И·乌里扬诺娃：

魏斯布罗德整夜待在我们这里。他被安排在穿堂房间的长沙发上休息。但是几乎不断地叫他。似乎，如果他没有睡，而是在我们附近坐着或走着，事情就会好些。

弗·伊·列宁生平纪事，1918 年 8 月 30 日：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由于列宁被刺于晚上 10 点 40 分通过《告全体

工农、红军代表苏维埃、各军兵种、全体人民书》，这个公告由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雅·斯维尔德洛夫签字，夜间向全世界播送。

在卢布内

Я·Х·彼得斯：

我坐在卢布内市自己的办公室里，11 点钟他们通知我，列宁在莫斯科河南岸区群众大会上演说之后有一个女人向他开枪，这个女人已被人们抓住。

我立刻命令把刺杀列宁同志的这个女人带到全俄肃反委员会来。

在谋杀事情发生后人民委员库尔斯基同志和阿瓦涅索夫同志立刻来到全俄肃反委员会。

С·К·希尔：

刺客范尼·卡普兰是社会革命党人—恐怖分子匪帮的一个成员。乌里茨基和沃洛达夫斯基在彼得格勒就是死在这个凶恶匪帮的手里。

Я·Х·彼得斯：

库尔斯基同志第一次审问刺客……

摘自 1918 年 8 月 30 日库尔斯基呈送人民委员会的卡普兰的供词：

卡普兰：我是范尼·叶菲莫夫娜·卡普兰，16 岁以前姓罗伊德。我出生在沃伦省，哪个县记不清了。我的父亲是犹太教师。现在我的全家已迁居美国。

库尔斯基：你什么时候决定刺杀列宁？

卡普兰：我早已决定要刺杀列宁……我认为没有必要说出我现在属于哪个党派……

8 点钟我来到开会的地方。谁给我左轮手枪，我不告诉你……已经很久没有工作了。我的钱从哪里来，我也不会告诉你……我是由于信念才刺杀他的。我承认，我说过，我是从克里米亚到这里来的。我不会告诉你，我的社会主义与斯科罗帕茨基有没有联系……关于与萨温科夫有联系的恐怖分子组织我什么也没听到。我不愿讲这事。我不知道肃反委员会逮捕的人中间有没有我的熟人。我在克里米亚的熟人都死了。我反对乌克兰的现政权。我不愿回答我对萨马拉省和阿尔汉格尔斯克省政权的态度。

Я·Х·彼得斯：

审讯后她被安置在单人牢房。

由我第二次审问刺客。

她一直不回答我的提问：她的这个行动是谁指派的，谁暗中帮助她，谁是我的同谋者，她同什么样的政党有联系，等等。

只是在第二天，全俄肃反委员会成功地查明，刺客以前是无政府主义者……多次向她提问，她是哪个党派的，终于她供认她是维·切尔诺夫派的社会革命党人。

摘自 1918 年 8 月 31 日 Я·Х·彼得斯呈送给全俄肃反委员会副主席的关于卡普兰的供词：

彼得斯：讲全部真相。我不信你一个人能干这件事。

卡普兰：走开！

彼得斯：现在我要记录你的供词，然后再走。

卡普兰：范尼·叶菲莫夫娜·卡普兰，从 1906 年起开始用这个姓名。1906 年我在基辅由于爆炸事件被捕。

当时我作为无政府主义者坐牢。由于用炸弹爆炸，我受了伤。我用炸弹来进行恐怖活动，被基辅军事战地法庭判决服终身苦役。我被关在马尔采夫苦役牢，以后在阿卡图伊坐过牢……在阿卡图伊我和斯皮里多诺娃一起坐牢。在狱中我的观点改变了，从无政府主义者成为社会革命党人……我改变自己的观点是因为我成为无政府主义者时还非常年轻。十月革命爆发时我在哈尔科夫一家医院里。对于这次革命我是不满意的，我反对它。我拥护过立宪会议，现在还拥护它。按社会革命党的派别说，我比较接近切尔诺夫派。

我的父母在美国。他们是 1911 年去的。我有四个兄弟和三个姐妹……我受的是家庭教育。我在辛菲罗波尔当乡地方自治会工作人员培训班的主任。每月薪金 150 卢布。

我完全拥护萨马拉政府，拥护协约国反对德国的联合。

是我向列宁开的枪。还在二月就已决定走这一步了。在辛菲罗波尔我的这个想法就已成熟了，从那时起就开始准备走这一步。

彼得斯：谁帮你刺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

卡普兰：没有人。关于这个不要再问我了。

1918 年 9 月 1 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

全俄肃反委员会关于刺杀人民委员会主席弗·伊·乌里扬诺夫（列宁）事

从预审中已经清楚，被捕的、向列宁同志开枪的女人是切尔诺夫派的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她反对十月革命，完全拥护立宪会议……

她坚决拒绝说出自己的同谋者和她得到的钱是从哪里来的……从她的供词可以看出，前不久她从克里米亚来，最近住在莫斯科。

从目睹者的证词可以看出，有一批人参加刺杀的活动，因为当列宁同志向汽车走去时他被某些谈话的人挡住。安排一群人在门口堵他。正在采取弄清这一事件全部情况的措施。拘留了一些人。正在莫斯科区进行侦查。

侦讯委员会副主席彼得斯

1918年9月3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

昨晚，一个参加大会的工人在看到报纸上的公告后来到全俄肃反委员会。他带来了卡普兰扔下的左轮手枪。在子弹夹中，六发子弹有三发没有射出。

对手枪的检查和目睹者的证词准确地查明，向列宁同志总共开了三次枪……

1918年9月3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

卡普兰表现出歇斯底里的样子。她承认自己是社会革命党人，但又说在刺杀列宁前似乎已脱离了党。

《肃反委员会周报》，第6号，1918年10月29日：

对这个时期暗杀乌里茨基同志和谋杀列宁同志的回答……根据全俄肃反委员会的决定对刺客的判决：

……卡普兰，企图刺杀列宁同志，右派社会革命党人……

П·Д·马利科夫：

阿瓦涅索夫叫我，出示全俄肃反委员会的决定：枪决卡普兰，克里姆林宫警卫司令员马利科夫执行判决。

“什么时候？”我直截了当地问阿瓦涅索夫。

“今天……”

一个急转身我离开了阿瓦涅索夫，向警卫司令部走去。我叫来了几个我非常了解的拉脱维亚共产党人，向他们作详细指示后和他们一同去提卡普兰。

根据我的命令哨兵把卡普兰从她的牢房里带出来……

1918年9月3日4点钟。

执行了判决。我，布尔什维克党党员、波罗的海舰队水兵、莫斯科克里姆林宫警卫司令员帕维尔·德米特里耶维奇·马利科夫亲手执行。

1918年9月4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

昨天根据全俄肃反委员会的决定枪决了谋杀列宁同志的刺客右派社会革命党人范尼·罗伊德（她就是卡普兰）。

“我们全体为谋杀列宁的消息所震惊”

弗·伊·列宁生平纪事，1918年8月31日：

……当向列宁同志报告收到全国各地工人组织、红军战士组织和革

命农民组织的慰问电报时他说，工人阶级的慰问比所有药物和医生会诊更有效。

莫斯科五金工人的慰问电：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

1918年8月31日。

8月30日危及我们尊敬和敬爱的领袖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生命的骇人听闻的罪行使莫斯科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五金工人大为震惊，我们对列宁同志受重伤表示衷心的慰问，希望他重新出现在自己负责的岗位上。

革命无产阶级对自己领袖们的每次被谋杀将不惜以恐怖手段来回答所有反革命、白卫军和右派社会革命党匪徒。

现在我们要求：逮捕所有的反革命军官，驱逐不劳动的资产阶级分子离开莫斯科，宣布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和与他们走在一起的无产阶级革命和理想的叛徒的党不受法律保护，毫不留情地消灭所有企图扼杀苏维埃政权和谋杀它领袖的人……

全俄五金工人联合会
莫斯科分会中央理事会

1918年8月31日，阿克秋宾斯克市，奥伦堡前线战士的慰问电：

弗·伊·列宁：

我们以奥伦堡前线全体红军的名义从遥远的图尔克斯坦草原希望您早日恢复健康。您对全世界被压迫者的伟大解放事业的忠诚，使我们深信工农专政终会取得胜利。

由于有人谋害您的生命，我们一定向革命的所有敌人进行无情的斗争。我们坚信我们的力量……

全体被压迫者在红旗下团结起来！
歼灭白卫军和资本家的雇佣军！……

彼得格勒工农代表苏维埃的慰问电，1918年9月1日：

公开战斗中被击溃的俄国和外国资本家的雇佣军决定采取资产阶级反动派的唯一手段——暗杀。

昨天，右派社会革命党人的手从我们队伍中夺走了共产主义的孜孜不倦的战士、我们永志不忘的乌里茨基同志的生命。

也在昨天……一只罪恶的手谋害千千万万无产者的领袖的生命。像勃朗峰一样，这个人站在当代全世界工人运动的前列。所有国家的资产阶级都仇视这位工人共产主义革命的倡导者，但是俄国和各国无产阶级都热爱列宁同志。我们深知，谁是暗杀乌里茨基同志的真正凶手，谁是谋杀列宁同志的组织者……彼得格勒全体工人以紧张的心情注视着我们的领袖——列宁同志的病情。对我们来说，我们比过去百倍地敬爱列宁同志。我们坚守在岗位上。

第五章 革命的心脏正常跳动

……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枪声非常明确地为无产阶级规定了不可避免的阶级任务，而且，在提高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后必然在工人阶级中间激起强大的意志力量、巨浪……

1918年9月1日《真理报》

危险过去了

1918年8月31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

企图谋杀人民委员会主席的消息迅速传遍了全城。

这个消息并没有在无产阶级队伍中引起任何混乱。相反，到处可以听到关于必须更紧密地团结在领袖们周围和毫不留情地加强同反革命斗争的谈论。

白卫军销声匿迹了。没有任何骚乱。

城里一片宁静。

1918年8月31日《真理报》：

乌里茨基被暗杀了。列宁受了伤。俄国资本家和各加盟共和国资本家都想使工人革命处于尴尬局面。

无产阶级用有组织的群众恐怖手段和前线的加倍努力予以回击。资产阶级是杀人者的阶级，应该镇压它！

E·И·扬波利斯卡娅：

8月31日早晨，莫斯科党组织的积极分子聚集在B·德米特罗夫街15号楼下大厅内（后来党的莫斯科委员会迁到那里）。我们在悲痛的沉默中倾听了关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健康情况的简短报道，通过了以下简短的决定：劳动群众用红色的恐怖手段来回击资产阶级的恐怖手段。

1918年8月31日《真理报》：

敌人向工人革命作绝望的挣扎……为了用瘦骨嶙峋的手扼杀工人，破坏革命军队的前方和后方，使工人阶级领袖们处于为难的境地，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和一群匪徒用加盟共和国资本家的钱来进行活动……

工人们！或者你们应该消灭资产阶级或者他们消灭你们的时候到了……这些匪徒向列宁开枪就是向无产阶级的心脏开枪……

B·Д·邦奇-布鲁耶维奇：

……奇怪的是，我们坚信，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应该活着，社会革命党人的子弹不应该把他从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队伍中夺走，在我们革命时期中这个第一个令人难熬的夜晚，这种感情越来越强烈地扣住了所有人的心弦。几天后这种感情也扣住了莫斯科和俄国整个无产阶级的心弦。

1918年9月1日《真理报》：

……在谋杀列宁的那一天，莫斯科工人睡得很晚，第二天他们醒来时在新的情况下有着新的感觉。因此可以满怀信心地说，情况没有恶化，而是比过去有好转。工人的革命情绪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谁也没有惊慌失措，丧失信心……相反，所有的人都精神振奋……凡是鼓动杀人的人显然无法扼杀革命事业……流溢的鲜血叩动着我们的心

弦，号召我们展开无情的斗争！

第 6 号公告（1918 年 9 月 1 日晨 8 点 30 分）：

脉搏——110，体温——37.3，呼吸——22。总的情况令人满意；
暂无并发症。

A·H·维诺库罗夫：

……这位坚强战士的伟大心脏在与致命危险的斗争中经受住了考验，
因此早晨时可以说，直接危险过去了，第二天早晨列宁同志已经同给他
治病的医生们说说笑笑了。

第 7 号公告（1918 年 9 月晚 7 点）：

脉搏——125，呼吸——34，体温——38。由于体温升高病人较疲
倦。子弹伤口无发炎迹象。体温升高是胸腔出血引起的。病人总的情况
是今天晚上可以接受布季诺夫医生对他进行 X 光检查。

В·Д·邦奇-布鲁耶维奇：

决定给列宁的胸廓照 X 片。为此目的，运来了可移动的 X 光仪器。
机械非常笨重。我不得不请克里姆林宫红军战士们挑选四位最有力气的
战士，他们悄悄地把这些沉重的箱子和其他设备搬进弗拉基米尔·伊里
奇住的非常狭小的房间。同志们手拿这些物品时都是踮着脚走进弗拉基
米尔·伊里奇的房间的，偷偷地看他一眼又悄悄地走出去，他们在走廊
里默默地低着头站着，等待医生照了片子，再悄悄地把这些笨重物品搬
出去。

弗·伊·列宁生平纪事，1918 年 9 月 2 日：

X 光检查的材料……

左肩骨的中上部因打进一颗子弹而骨折。左肩胛骨部位有一处折裂。一颗子弹位于左上肱软部位，另一颗子弹位于右颈软部位，左胸腔出血。

B·H·罗扎诺夫：

感染的危险似乎已经过去，因此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伟大性格能迅速应付胸腔的大量出血……心脏恢复正常跳动，病人呼吸越来越容易，可是我们的医生却越来越感到困难：问题在于，只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开始感到好些，只要他稍微能讲话，看来就不可能要求他完全安静，不要动，不要说话，并使他相信危险还没有过去。因为他想工作，甚至想知道所有的事。对我们的请求，他总是微笑，总是亲切地微笑，完全真诚的微笑，即“我相信你们，你们说的都是由衷之言，但是……”，就是这个“但是”使我们感谢他那只骨折的手。由于手绑着绷带，因此不管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愿意不愿意还得躺在床上。

第 8 号公告（1918 年 9 月 1 日夜 12 点）：

体温——38.2，脉搏——115，呼吸——34。从 10 点起睡眠平稳。

弗·伊·列宁生平纪事，1918 年 9 月 1 日：

雅·斯维尔德洛夫于 11 点 45 分通知彼得格勒，称：列宁的健康情况有所好转。“病人和医生们开玩笑，对医生说，他不喜欢他们，不想

服从纪律，他说说笑笑不断向医生询问，一般说，‘他不安静’。今天我感到有希望而欢慰。

但是病情的决定日子还在今后。”

第 9 号公告（1918 年 9 月 2 日晨 9 点 30 分）：

脉搏——120，体温——37.8，呼吸——24。晚间睡眠较平静，无咳嗽。自我感觉较好。总的情况是精神比前好。

В·Д·邦奇-布鲁耶维奇：

第一次会诊后的这些日子里我曾请马莫诺夫医生坦率地告诉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情况。

А·И·乌里扬诺娃：

马莫诺夫是一位新的内科医生。他认为病人的情况令人满意。以前病人只可进两杯半流汁，昨天允许病人一天进六杯流汁。最近的一次会诊认为，一般说来病情见好，是令人满意的。如果最近两天内不发生任何意外，那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可以得救了。不允许同病人谈话。

Т·Ф·柳德温斯卡娅：

到处有人问我们党的工作者同一个问题：“列宁怎么样啦？”在这些日子里我们特别感到工人阶级对自己伟大领袖的热爱。各报刊上刊载列宁健康情况的公告，每天我们开始工作前总是先阅读新的公告。

第 10 号公告（1918 年 9 月 2 日晚 8 点）：

脉搏——120，体温——37.5，呼吸——26。自我感觉良好，总的情况令人满意。左肺没有发觉新的变化。白天睡了一觉。有胃口。马莫诺夫医生参加晚间举行的会诊。

P·B·鲍里索娃：

9月2日，战斗刚要打响之前，我把从电报得知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病情开始稍有好转的消息送到恰巴耶夫的司令部。在战士碰头会上我把这个令人鼓舞的消息告诉他们。恰巴耶夫的战士们紧握手中枪，发誓要为敬爱的列宁所受的伤向所有的革命敌人报仇。他们信守自己的誓言。在这次战斗中战士们以空前顽强的精神力量参加战斗。他们消灭了在数量上和装备上比他们优越数倍的白匪军。

第 11 号公告（1918 年 9 月 2 日夜 12 点）：

自我感觉良好。体温——38.2，脉搏——110，呼吸——24。

第 12 号公告（1918 年 9 月 3 日晨 9 点）：

脉搏——87，体温——37.3，呼吸——20。总的情况良好。暂无并发症。

1918 年 9 月 3 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

病后第 5 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顾医生的严厉劝阻已经起床，在无人搀扶的情况下走出房间。医生们大吃一惊，狠狠地斥责值班护士。护士为自己辩护说，他不敢对世界无产阶级的领袖下不要从床上下来的

命令。

弗·伊·列宁生平纪事，1918 年 9 月 3 日：

21 点把关于列宁的健康情况电告彼得格勒：“医生深信列宁的病情顺利痊愈。今天他们第一次把‘暂’一词勾掉，大胆地写‘无并发症’。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甚至已经说，他将在什么时候再出席工人群众大会。”

第 13 号公告（1918 年 9 月 3 日晚 7 点 30 分）：

情况正在好转。无并发症。有迹象表明，左胸腔出血开始减少。自我感觉良好。

1918 年 9 月 3 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

列宁非常迅速地恢复健康，这是因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身体非常强壮。

奥布赫同志说：“不应该忘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年轻时曾患过疟疾、伤寒、肺炎，但是尽管如此，他恢复健康还是比我们预料的要快，这使俄国和国际无产阶级欢欣鼓舞。”

第 14 号公告（1918 年 9 月 3 日夜 12 点）：

自我感觉良好。睡眠平稳。没有感到疼痛。

1918 年 9 月 4 日《真理报》：

……这次极卑鄙的未遂谋杀不仅使所有的人谈论这件事，而且对所

有的人都产生了影响。这件不幸事件的发生想必使人看清楚，在为严酷的生活所笼罩的工人的心里隐藏的是什麼。工人的心胸不知不觉地开阔了，迸发出对自己的伟大同志的敬爱之情……

第 15 号公告（1918 年 9 月 4 日晨 8 点 30 分）：

自我感觉良好。呼吸正常，手不痛了。夜间平静。

第 16 号公告（1918 年 9 月 4 日晚 8 点）：

胸腔不出血。无并发症。自我感觉良好。

弗·伊·列宁生平纪事，1918 年 9 月 4 日：

以列宁的名义给塔什干图尔克斯坦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和图尔克斯坦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发电报，通知关于 1918 年 9 月 3 日人民委员会批准塔什干人民银行发放总额不超过 2 亿卢布的临时信用券的决议。

第 17 号公告（1918 年 9 月 4 日夜 12 点）：

体温——37.1，脉搏——98，呼吸——26。自我感觉良好。

Г·Я·洛兹加乔夫-叶利扎罗夫：

当我知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躺在家里后坚决要求给我一个机会同他见面，保证不打扰他。

我急切地说：“我只想看看他，没有别的要求！”

安娜·伊利尼奇娜不坚持了，因此当马克·季莫费耶维奇下班回来时，

她对他说：

“马克，跟他走一趟，到我们同志那里去。无论我怎么劝他，他都听不进。到那里向马涅奇卡解释一下。”

马克·季莫费耶维奇准备好后，我们就走了。接待我们的是玛丽亚·伊利尼奇娜。她竭诚地保持病人的平静，因此怎么也不同意让我去见病人。结果是这样的：由于我们站在卧室门边谈话，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听到了我们的争论，他站在我这一边。玛丽亚·伊利尼奇娜不得不让步。

我听了要严格遵守的命令：在病人旁不得超过两分钟和不跟他谈话，便一个人进了卧室。列宁躺在一张离门很近的床上，身体虚弱，脸色苍白。他忍着痛向我微笑。

“你好！你好！”他说着向我伸出手。我握着他的手时感到他的手显然很热。

我没有放开他的手，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旁边的一张椅子上坐下，激动地告诉他，我是偶然听到他遭到不幸的，很担心，就急急忙忙到莫斯科来了。我问他感觉怎么样，虽然他很难受，但看到我很激动，微笑着回答说：

“现在没有什么关系了，不像第一天老感到痛，当然，我身上还有两颗子弹。一般说来，一切比较顺利。你瞧，我还活着！”

1918年9月4日《真理报》：

从报上得知列宁遭到谋杀后，大家的工作都不顺手……第1号公告透露伤者可能发生并发症的警报和预兆，但奇怪的是，令人忧虑的事没有发生；群众深信列宁会恢复健康的。似乎在他和无产阶级群众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通过这些联系群众每一秒钟都不知不觉地会得知有关列宁健康情况的报道。群众似乎这样认为：“如果身体还健康，心脏怎么会停止跳动；要知道这是被压迫者的心脏，要知道，无产阶级应该

活着。”

М·И·加里宁：

我们有许多领袖，许多无产阶级信任的、尊敬的领袖。但是在无产阶级中，在工人群众中，除尊敬列宁的才华外，还有一种对列宁的特殊的热爱。

Н·Я·伊凡诺夫：

……我们是经历过三次革命的老工人共产党员……我们怀着喜悦的心情相互诉说：“列宁活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活在我们的事业中和为了共产主义胜利的事业中。”

第六章 “工作如此多……”

在哥尔克

H·K·克鲁普斯卡娅：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刚恢复工作，便立刻投入到最繁忙的粮食问题中去，并积极参与制定关于向农业主征收实物税的法令，但他立刻感到他对日常的紧张的行政工作还是力不从心，于是同意到城外去休息两周。

弗·伊·列宁生平纪事，1918 年 9 月 25 日—10 月 14 日：

列宁在哥尔克休养，与克里姆林宫保持着经常的联系，不断地收到军事人民委员部的战报、电报和其它材料，以及雅·斯维尔德洛夫和人民委员会秘书们有关日常事务工作的通报。他还撰写《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这本书。

列宁在 1923 年 3 月和 M·乌里扬诺娃谈话时，回忆起这段时间的生活，他说：“1917 年由于白卫军准尉们的追捕，我才得以在谢斯特罗列茨克的窝棚里休息了一下；1918 年由于卡普兰的谋杀，我又休息了一下。以后就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

B·H·罗扎诺夫：

由于医生们的坚决要求，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到农村去休息了几周。去农村休养是刻不容缓的，因为在克里姆林宫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总是要工作，而他又身受重伤，需要休息，才能恢复健康。九月底弗拉基米

尔·伊里奇来找我们这几位医生——B·明茨、H·马莫诺夫和我——检查身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气色很好，朝气蓬勃，神采奕奕，肺部与心脏也完全正常，手上的伤愈合得很好，完全可以扔下托板；只有一点苦恼：伤手的大拇指和食指感到不舒服，有时还有一点疼痛。这是由于桡骨神经受伤造成的。这次会诊决定：马莫诺夫医生的医疗任务结束了，我们外科医生隔一周半或两周还要再来一次。会诊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我们谈了很久，询问医院的情况，担心我们这里楼房取暖有困难，并在一块小纸片上写了些什么。为了在他的房间里到处找不到一张像样的纸，列宁笑了好久，并说：“你们看，这是当主席的滋味。”当我问他，那几粒子弹——尤其是脖子上的那颗很容易就能摸到的子弹——是否使他担忧时，他的回答是否定的，同时笑着说：“等 1920 年我们制服了威尔逊，再把它们取出来。”

在最后一次会诊会议上，我们和他告别时，发生了一件小事。这件事真实地表现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人体贴入微、礼貌周全。中央委员会几次和我谈关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医疗报酬问题。奥布赫也提及此事，我特别请求他再也不要提钱的事了。

当然，这些谈话我已转告明茨和马莫诺夫了；我们绝不能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提出什么开支问题，对他健康的关心，我们完全是发自内心的。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很巧妙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在最后一次会诊会议上，只有我和明茨出席。检查完了，我们又谈了一会儿，请他用一些时间按摩手，要保重身体，特别要注意保持房间的暖和。这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笑着说：“你们说，要暖和些，我就吩咐安个电炉——他们就给我安了，可没料到这违反了规定；您瞧，这怎么办？——还是要留下电炉……医生的命令嘛。”我们想和伊里奇告别，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有些难为情地站起来说：“请等一等。”他让我们走进卧室，一手递给明茨一个信封，另一只手递给我一个信封，同时很不好意思地说：“这是诊疗费。我深深地感谢你们，你们为我花费了这么多的时间。”我和明茨都

慌了，不知如何是好，这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还拿着信封。过了一会儿，我使自己冷静下来才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也许不用给这个。请您相信，我们为您的康复而高兴，真诚地为您恢复了健康而高兴。”明茨也很激动，说了些类似的话。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微微地眯缝起眼睛，似乎聚精会神地打量着我，他好像随手把信封扔到床上，走近我们面前，紧紧地握了握手，又用手抓住我的肩膀，显得很激动，他说：“不提这事了……谢谢，再一次谢谢。”他讲得这样诚恳，这样亲切，使我感到如释重负。他送我们到门口。这次没握手，还是抓住我的肩膀，用力一握，……回到家后，我立刻给奥布赫打电话说，我现在感到轻松极了，并把全部经过都告诉了他，还对他说，我觉得关于诊疗费的问题彻底解决了。关于报酬问题，从此再也没有和别人谈起过。

Г.Я.洛兹加乔夫-叶利扎罗夫：

哥尔克！

哥尔克位于莫斯科南面 25-30 公里的地方，在卡希拉那边，离莫斯科—萨拉托夫铁路线只有几公里远。哥尔克原来是一位大名鼎鼎的工厂老板莫洛佐夫的私产，以后作为嫁妆送给了他的女儿，不久又转到莫斯科市行政长官 А.А.赖因博特的手中，他是这块领地的最后一个主人。

很显然，习惯于过简朴生活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太喜欢这种贵族式的生活环境，他给自己选了一间最小的房间。很明显，他是想以此表明哥尔克对于他来说只不过是一个临时的居住处，这栋豪华的房子和屋里的陈设与家具不仅不属于他，而且和他格格不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嘱咐家人，房间里的任何一件东西，不能从一个房间搬到另一个房间，并尽可能不要变动它们原来的位置。据我所知，他的规定一丝不苟地执行了。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非常喜欢这里的小树林和周围都是草地的绿荫如盖的美丽花园。风光如画的帕赫拉河近在咫尺，那里的景色简直就

像列维坦的风景画，这一切使他感到十分惬意。住在这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必要的时候只须乘 35-40 分钟的汽车就可以到达克里姆林宫。看来这对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才是最为重要的一点。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哥尔克养病时，做了很多的工作，写了很多的东西。伤口渐渐愈合，急切希望尽快康复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遵照医生的建议，每天练习负伤的手，加强手和手臂的活动能力。

Л·А·福季耶娃：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摆脱繁忙的日常业务工作的这段时间里，在哥尔克写了一部不朽的著作——《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这部著作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宝库中最有价值的一部分。

列宁认为有必要尽快地揭露考茨基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和庸俗化。在写这部著作的同时，他还用同一题目写了一篇论文。这篇文章在《真理报》上刚一发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便吩咐立即把论文寄到德国去翻译并出版。

在当今复杂紧张的国际形势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关于维护共产党的统一、纪律、团结、思想一致和加强党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的领导作用，以及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牢不可破的团结的遗训，具有更加重大的意义。

弗·伊·列宁生平纪事，1918 年 9 月 26 日：

通告：列宁参加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准备出版人民委员会一年来工作报告的通俗小册子的编辑工作。

9 月 29 日以后：

列宁收到了从塔什干图尔克斯坦共和国人民委员会的急电，电报报告了关于和伊朗建立外交关系采取的措施，列宁在来电上写道：“请通知契切林并请他询问一下，他们做了些什么”

9 月底：

列宁从哥尔克回来请 B·明茨、B·罗扎诺夫和 H·马莫诺夫医生复查身体。

10 月 1 日以后：

列宁给粮食人民委员 A·Д·瞿鲁巴写了一张便条，鉴于他的健康状况不佳，建议他休假两个月。

10 月 6 日以后—10 月 15 日以前：

列宁和来自斯德哥尔摩的国际社会主义委员会书记 A·H·巴拉巴诺娃就国际工人运动问题进行了交谈。

10 月 7 日以后—11 月 6 日以前：

列宁和第四军政委Г·Д·林多夫谈话。在林多夫讲述了关于解放萨马拉以及萨马拉的共产党迅速坚决地开始安排苏维埃的工作后，列宁说：“这再次证明苏维埃政权已深深地在工人阶级城市和乡村各阶级的内部扎了根，任何力量也消除不了它强有力的影响。”

10 月 10 日：

列宁和雅·斯维尔德洛夫谈话，告诉他自己在最近几天就要开始工作。

10 月 12 日以前：

列宁指示给科斯特罗马省粮食委员会运去两车皮粮食。

Н·К·克鲁普斯卡娅：

伊里奇受伤后很虚弱，需要经过相当长时间的休息，才能够走到公园外面去散步。不过，他的情绪很好，这表明他的健康正在恢复。这期间国内情况也开始有了转折。前线的形势发生了变化。红军不断地取得胜利。9 月 3 日喀山工人起来反对篡夺政权的捷克斯洛伐克人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7 日红军占领了喀山……形势已发生不可逆转的变化。

С·И·戈普纳：

夏天乌克兰游击队的斗争加强了，很快要在全乌克兰发动武装起义并解放乌克兰，在这种形势下，将于 1918 年 10 月召开的乌克兰共产党（布）第二次代表大会加紧了筹备工作。由于列宁在 8 月 30 日遇刺受伤（我们在奥勒尔得知这一令人震惊的消息），从此，在列宁患病期间，我们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和列宁的直接联系便中断了。在第二次代表大会开幕前，我们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全体委员来到莫斯科，当知道我们将要见到列宁时，大家都很激动，因为我们迫切需要就乌克兰某些有争论的策略性问题直接听取列宁的意见。

10 月 16 日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委员得到一个令人十分高兴的通知：当天晚上列宁将接见 10-12 个人……

列宁出来接见我们时，他的伤手还套在胸前的黑色绷带上。我们急

忙向他走去。我们向他问好，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回答了我们提出的关于他自我感觉如何的问题。我们又问他能抽出多少时间来和我们谈话。我们非常希望能和他详谈，但又担心他过度疲劳。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回答我们的问题以前，用他那只健康的手指指着墙上的白色标语，那上面写着一句美国著名的格言：“如果您来找一个工作繁忙的人，您就快点办完事情离开。”列宁说：“你们看，这是我们的敌人，美国人写了一句聪明的话。”

然后，列宁问我们，两小时的谈话够不够。我们十分惊讶，也异常高兴，因为我们没有预料到，列宁在目前的健康状况下，还能够和我们进行这么长时间的谈话。我们知道，10月16日的接见，是列宁病后第一次接见客人，我们再一次体会到，列宁认为乌克兰发生的事件和乌克兰共产党人所肩负的使命具有重大的意义。

П·Д·马利科夫：

1918年8月30日列宁受伤后，中央委员会提出建议：在列宁离开克里姆林宫外出时，不能再由一个卫兵，应该由两名卫兵保卫。但是列宁坚决拒绝了这个意见。后来还是在列宁缺席的情况下，这个建议才很快地被通过了，在这之后向警卫长下达了相应的命令。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还不知道已经通过了这个决议。星期天在一个卫兵的陪同下，他乘车外出。哨兵拦住了他的汽车。列宁乘车到警卫司令部询问，为什么不准许他离开克里姆林宫。当人们告诉他，只带一名卫兵外出是违反中央委员会的决定时，弗拉基米尔毫不犹豫地服从了。

列宁重视纪律，他认为一切人，无论是普通的工作人员，还是领导干部都应该遵守纪律，不能有任何例外。

在列宁康复期间，玛丽亚·伊里尼奇娜告诉我，她是怎样一再劝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好好休息的。虽然列宁的健康被损害，但他还是回绝了她的劝告。列宁说，现在不是谈休息的时候。工作这样多，不能为

了个人的健康浪费一分钟……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迁居哥尔克后，雅·米哈伊洛维奇吩咐修缮列宁在克里姆林宫的住宅，因为那是一间古老的带拱顶的办公室，根本不适合居住。

不久，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健康有了明显的好转。他急着要重新投入紧张的工作。他不止一次对我讲，他想回克里姆林宫。但是根据雅·米哈伊洛维奇的意见，我总是回答说，住宅还没有修理好。列宁开始怀疑我们对他讲了假话。于是他就问我，为什么他的住宅修了这么久（实际上住宅早已修好）。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听了我的“解释”，更是疑虑重重。从此，就很难再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相信什么房屋修缮拖延时间了。让他继续在哥尔克住下去已经不可能，列宁终于返回克里姆林宫。

重返莫斯科

摘自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苏维埃和工人组织联席会议记录（1918年10月22日）：

为讨论国际形势以及苏维埃共和国的形势，10月22日中央和莫斯科苏维埃政权的最高机关与工人组织的代表们共同举行了特别的联席会议。

弗·伊·列宁康复后首次参加会议。

当斯维尔德洛夫主席宣读议事日程并宣布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将作国际形势报告时，大厅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列宁同志登上讲台。和生病以前相比，他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只是稍微瘦了一点。列宁同志显然还不能完全自如地使用他那只受伤的左手。他的讲话像以前一样的朴实明了，他的比喻仍然那么风趣鲜明，他的思想还是那么深刻、令人信服。

总之，还是原先那位受到劳动人民热烈爱戴与珍视的弗拉基米

尔·伊里奇，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朋友和领袖。

当列宁同志出现在讲台上时，莫斯科的工人代表全体起立，以经久不息的欢呼声欢迎列宁同志。他们兴奋得把自己的帽子扔到空中、鼓掌、热烈地欢呼。暴风雨般的声浪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一直持续了好几分钟。

弗·伊·列宁生平纪事，1918 年 11 月 6 日：

下午 3 点列宁出席全俄苏维埃第六次非常代表大会的第一次会议（地点在大戏院）；根据共产党党组的提议，列宁被选为代表大会的名誉主席；发表关于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一周年的演说。

П·И·扎莫伊斯基：

斯维尔德洛夫宣布全俄苏维埃第六次非常代表大会开幕后，他说：

“现在我们可以充满信心地说：苏维埃政权在全俄国的国土上牢固地建立起来了。”

我们都全神贯注地看主席台，仔细地看主席团里的每个人，我们在找列宁，但他没有在主席台上。

斯维尔德洛夫讲话不长。他双手离开桌子，夹鼻眼镜上的玻璃片耀眼地一闪，高高地抬起头，清楚地、一字一顿地说：

“同志们，请允许我再次宣布第六次代表大会开幕。”

首先为在社会主义革命斗争中牺牲的烈士们默哀。然后通过了会议规程和议事日程，紧接着，雅·米哈伊洛维奇迅速回头看了一下，大声宣布：

“现在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讲话”。

会场上出现了极短暂的宁静……忽然从整个大厅的各层座位和各个包厢里传来了雷鸣般的欢呼声、鼓掌声……这巨大的声浪好像使整个戏

院的墙壁和天花板都要被震塌了。

我没有看到列宁是从哪里走出来的。整个大厅里充满了欢乐的激情。欢呼声、惊叹声……汇合成巨大而响亮的声音的洪流，就好像大厅里正在下一场暴雨。激动的泪水使我的眼睛模糊了。

我终于看见了列宁。只见他匆匆地翻着讲稿，好像怎么也找不到他所需要的那一页，似乎他在全神贯注地寻找……后来我明白了，他不是去寻找什么，而是在等待欢呼声停下来。但欢呼声才刚刚开始。

全场的人都站立起来了。前线战士、工人、妇女和全国人民的代表们的欢呼声更强烈地震动着大厅。震耳欲聋的欢呼声此起彼伏，经久不息：

“列宁同志万岁！”接着又响起一阵阵雷鸣般的掌声。

Н.Я.伊万诺夫：

列宁受伤后，我们工人每天都到工厂委员会询问伊里奇的健康情况。米赫里逊工厂的工人们很关心伊里奇，他也没有忘记他们……

在庆祝十月革命节的前几天，我们这里开了庆祝会。当天晚上我们在敌人阴谋暗害列宁的地方竖起了一个四米高的木头的锥形塔，塔顶安着一个用红布绕着的地球仪，地球仪上又有一个金属五角星。大约在晚上八点钟。我记得，大家是在火把的照明下干活的。我正站在木塔旁的楼梯上，把红布绕在地球仪上。

突然一辆汽车开进院内，停在我们旁边。我看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雅罗斯拉夫斯基从汽车里走出来。我立即往下爬。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看了看这个纪念碑，又看了看我，说：“你们何必做这个呢！”

说完他就走进 8 月 30 日发表演说的那座楼内。当我爬下楼梯时，伊里奇已在讲台上发表演说了。他笑着，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他的演说不长，讲了关于当前纪念十月革命节的事。

工人们不断地抢着提问题。

“您觉得身体怎么样？为什么不珍惜自己？为什么不带警卫员就出来？”

列宁回答大家：“我觉得身体很好。我不需要警卫人员。我是到哪里？我到工人中去，去参加工人的会议，为什么还要警卫人员呢！前线需要战士。”

在许多人的欢送下，他坐上汽车离开了工厂。据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雅罗斯拉夫斯基乘汽车出去散步。他从报上知道今天我们工厂要开会，于是他对司机说：“今天米赫里逊工厂要开会，希尔，请您顺便往那里拐一下……”

П·А·福季耶娃：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住在城外时（无论是在博尔舍夫、科尔津金，还是后来在哥尔克），曾多次去莫斯科，作了很多重要的政治报告，为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作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他领导了这次代表大会，在会上发表了五次演讲，其中包括一个很长的报告——俄共（布）中央的政治总结。他还积极参加大会的讨论并提出自己的建议。

第七章 在革命法庭面前

从背叛到采取恐怖手段

最高革命法庭对社会革命党人案件的判决（摘录）：

现在，问题不在于清算历史旧账，而在于同顽固的敌人作斗争，尽管他们在国内的影响甚小，可是作为还很强大的帝国主义手中的工具，将来他们能造成很大的威胁。

国家政治保安局关于社会革命党的反革命活动和恐怖活动的通报（摘录）：

最近国家政治保安局收到了许多重要的和有价值的材料，这些材料证实不久前获得的关于社会革命党在内战期间从事恐怖活动和武装活动的消息。

Я·Х·彼得斯：

长时间以来谋杀列宁的事情一直没弄清楚，大家只知道向列宁开枪的是卡普兰，她在审讯时承认属于社会革命党切尔诺夫派，但是断然否认同某个党的组织有联系。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发表的关于没有参加对列宁的谋杀的声明似乎证明了她的供词，说明这纯粹是卡普兰个人的行为。

只是到了 1922 年 2 月，在国外出版的、前社会革命党中央别动队首魁和组织一系列暗杀俄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领导人的恐怖小组的首领Г·谢苗诺夫（瓦西里耶夫）的小册子，不仅在我们面前暴露无遗地展

现了谋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其他领导人的幕后真相，而且还展现了旨在推翻苏维埃政权和劳动人民专政的一系列掠夺、抢劫、叛乱和其他活动。

Г·谢苗诺夫（瓦西里耶夫）的小册子：《1917-1918 年社会革命党的武装活动和战斗活动》（摘录）：

……彼得格勒的战斗队员开始向莫斯科集结……我决定他们暂时留在莫斯科……我认为，在暗杀列宁的准备工作中用得着他们……一共有十五个战斗队员。我们在莫斯科有两个秘密住所。此外我们在莫斯科近郊租了两幢别墅（一幢位于通往喀山铁路的沿线，另一幢在通往尼古拉耶夫铁路的附近）。

我、乌索夫、伊万诺夫和科罗廖夫轮班注视着列宁……我们认为当他从汽车下来走进某个机关时比较容易枪杀他……

我把谋杀列宁看作一个重大的行动。我认为采取这种政治打击的政治气候还没有完全成熟，因为这种谋杀应当在苏维埃政权开始崩溃的情况下进行，因此应当把这次谋杀拖延一个时期，现在布尔什维克很有声望，他们同群众还有联系……

我从当时领导莫斯科武装活动并熟悉我们工作的达舍夫斯基那里知道，在莫斯科有一个和我们一样的以谋杀列宁为目的的社会革命党人的小组。达舍夫斯基建议我同该小组领导人就把这个小组归并到我的组织这个问题进行谈判。

这个小组的领导人原来是个女人，名叫卡普兰……

第一次会见卡普兰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她是个恐怖分子——女革命家。我建议她个人加入我的小组；在不了解她的小组成员的情况下我推辞把她的小组并入我的小组，并建议等认识她的小组成员和对他们作出个人评价后再把她的小组成员一个一个地吸收进来。卡普兰同意了。原来她的小组除她之外还有三个人：佩列温是个因政治原因受过苦役刑

的人，社会革命党人，过去的水兵；鲁津耶夫斯基似乎是个革命前的律师，具有强烈的白卫军色彩的社会革命党人；马鲁夏是社会革命党人，约 20 岁。鲁津耶夫斯基和佩列温给我的印象是不能干这事。马鲁夏比较适于干这事，但还不能十分肯定……我打算叫卡普兰来执行……

我们决定当列宁离开某个群众大会时用左轮手枪谋杀他。当时莫斯科各区每星期都举行群众大会，列宁几乎每天都参加这些群众大会，但是不预先通知列宁将在哪个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说。因此，我们制定了这样的行动计划：把整个城市分为四个部分，委任四个执行者；当举行群众大会时，区执行者在约定地点值班；不管什么规模的群众大会都要有一个战斗队员参加。只要列宁一到某个群众大会，在群众大会上值班的战斗队员就通知区执行者；这个执行者立刻赶到这个群众大会并采取行动。

我预定以下这几个人为执行者：卡普兰、科诺普廖娃、费奥多罗夫和乌索夫……在莫斯科建立了莫斯科（社会革命党人）中央委员会执行局，从萨拉托夫调来的东斯科伊领导这个局。卡普兰与东斯科伊见过一次面（他想与作为未来的执行者会见）。东斯科伊在这次会见时说，（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承认这次行动是党的事业。

当执行我们在群众大会上的值班计划的第一个星期里，列宁只在一个没有我们值班人员的小型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说（我们对小型群众大会是不派值班人员的）。第二个星期，值班的战斗队员通知乌索夫说列宁来到了群众大会，乌索夫赶到那里，但没有下手。

K·A·乌索夫：

我不知道真理在哪一方，因此我不能开枪，当我到自己人中间时他们不把我当自己人，因此我开始考虑，无论如何也要脱离组织。

Г·И·谢苗诺夫：

我们大家都认为，乌索夫胆子小，没有勇气行动。乌索夫被开除出执行者之列。

摘自起诉书：

第二个执行者科兹洛夫，正如侦讯查明的，与乌索夫一样，胆子小，不敢下手。

受审时，他供认最先参加盯梢列宁，是谋杀的执行者。这天当卡普兰向列宁开枪时，他也在粮食交易所的群众大会上，他在那里遇见了列宁，但犹豫不决，没有向列宁开枪。只有科诺普廖娃和卡普兰“比较坚决”。

Г·И·谢苗诺夫：

我认为卡普兰是一个较好的执行者。因此我派她到列宁最有可能去的那个区。我派干练的战斗队员、老社会革命党人、工人诺维科夫到正在等待列宁到来的米赫里逊工厂去。卡普兰应当在离工厂不远的谢尔普霍夫广场值班。

我认为刺杀后没有必要逃跑，因为在这个时刻进行暗杀的人应该献出生命，但是我向每个执行者提出实际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卡普兰同意我的观点。我还向诺维科夫提出雇一辆漂亮的马车停在工厂附近（诺维科夫也这样做了），以备卡普兰想逃跑时用。

列宁来到了米赫里逊工厂。讲完话，他便向门口走去。卡普兰和诺维科夫随即跟上。卡普兰和列宁、几个伴同他的工人一起走出来。诺维科夫故意绊了一下，堵在大门口，挡住了几个走出来的人。这时在大门口和列宁要去坐的那辆汽车之间形成了一块空地。卡普兰从手提包里拿出手枪，开了三枪，列宁就身受重伤。卡普兰马上逃走。几分钟后她站

住了，回转身来面对追捕她的人，等待他们来捕她（我认为，卡普兰想起自己决定不逃走，控制住自己后才停下来的）。卡普兰被逮捕了。诺维科夫却没有人注意。

Ф·Е·斯塔夫斯卡娅：

我在莫斯科遇见东斯科伊，他是由一位代表（社会革命党）莫斯科中央委员会的中央委员介绍给我的。对社会革命党参加谋杀列宁的问题，他回答说，中央委员会知道准备要谋杀列宁，但是无法阻止卡普兰，同时也不能公开承认暗杀行为是党的事业，因为害怕苏维埃政权迫害社会革命党。

Г·И·谢苗诺夫：

谋杀列宁以后，我把所有的战斗队员都召集到别墅来。在报纸上刊载了（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的声明：党没有参加暗杀行动。这给我一个深刻的印象。见到东斯科伊后，我愤怒地对他说，中央委员会的这种行为是不能容忍的，这简直是胆怯。东斯科伊解释中央委员会的声明时说，中央委员会认为，如果没有这么一个声明而使党受到红色恐怖的毁灭性打击，那是不能容忍的。

摘自Л·В·科诺普廖娃致俄国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的信：

我们在塔拉索夫卡沿雅罗斯拉夫铁路线进行盯梢，我是用李季娅·尼古拉耶娃·波波娃的姓名住在那里的。当时住在塔拉索夫卡别墅里的似乎是邦奇-布鲁耶维奇，根据我们获得的情报，常到他那里去的有克雷连科和许多著名的布尔什维克。他们希望在那里见到列宁。

М·И·乌里扬诺娃：

1918 年初夏，有到哪儿去休息的问题。邦奇-克鲁耶维奇建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到塔拉索夫卡他的别墅度假……

就这样，去别墅的事就定了。但是尽管邦奇-布鲁耶维奇好客，我们只去过二、三次。问题在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喜欢在幽静的地方休息……而在塔拉索夫卡，人相当多。

摘自Л·В·科诺普廖娃致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信：

卡普兰谋杀列宁后的第二天，以党（社会革命党）的名义发表了一个正式声明，声称没有一个党的组织参加对列宁的谋杀。

这个否认对社会革命党的队伍和中央委员会的威信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党的内部对恐怖手段的信心开始动摇，队伍内部开始发生分裂。因为队伍相信，恐怖行动是为了革命的事业，为了革命，队伍可以献出自己所有的一切，甚至自己的生命。中央委员会的赞许是道义上的支持，是对这种斗争方法的认可。队伍同意党沉默，但是党拒绝谋杀列宁，这是谎言，这对队伍说来是不能接受的。

摘自起诉书：

根据科诺普廖娃的供词，恐怖行动的思想首先不断出现在战斗队员的脑海里，1917 年 12 月底（社会革命党）党把他们组织起来了……“科诺普廖娃说，后来掠夺和恐怖行动都被归并到这个工作”……

乌里茨基和沃洛达斯基被预定为恐怖暗杀的牺牲者。

Г·И·谢苗诺夫：

专门指派科诺普廖娃盯乌里茨基的梢，为此，她在乌里茨基住所的对面租了一个住所。

Г·И·谢苗诺夫：

专门指派科诺普廖娃盯乌里茨基的梢，为此，她在乌里茨基住所的对面租了一个住所。

Л·В·科诺普廖娃：

当时我可能从谢苗诺娃，也可能从伊万诺娃那里得到了乌里茨基的地址。我根据这个地址去找，那儿住着一个女牙科医生，我在她那里肯定乌里茨基就住在这个住所里。我在乌里茨基居住的房屋对面找到了一个房间，这个房间的窗户刚好对着他一楼的入口处。我好几个小时地盯着等他出来，我从房间的小窗口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他住所的入口处，他是从那里往外走的。我看到汽车驶近入口处，他就乘车走了。在两个星期，也许三个星期的时间里我一直盯他的梢。在我离开彼得格勒前，我能够比较正确地断定他平常从瓦西里科夫岛出发的时刻……同谢苗诺夫约好，我用电报通知他关于行动的准备情况。地址是雅罗斯拉夫车站，我认识的一个职工伊万诺娃，她是因政治原因受苦役刑的……暗杀的一切准备工作都已就绪，由我往莫斯科发电报。谢苗诺夫来到彼得格勒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他建议我到莫斯科去杀害乌里茨基的工作被拖延下来了，但盯梢工作转交给瓦西里科夫岛区的战斗队员赛曼……后来我从报上知道，乌里茨基被卡涅吉谢尔杀害的，他不是我们队伍的成员。

Г·И·谢苗诺夫：

接着我们策划谋杀列宁。

Л·В·科诺普廖娃：

所有战斗队员的力量都投入了在莫斯科谋杀列宁的准备工作。

摘自起诉书：

在彼得格勒进行工作的同时，在莫斯科由专门为此目的留在那里的格沃兹德主持工作，去了乌索夫和泽连科夫帮助他。这次派遣得到了戈茨和东斯科伊的同意，其中戈茨与莫斯的（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的几个成员有联系。（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与谋杀列宁事有关联是事实，绝不能改变的……中央委员戈茨和东斯科伊知道准备要谋杀列宁，他们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表示赞同，除了表示保证之外戈茨还说这次行动是得到承认的，东斯科伊向卡普兰提供了同样的保证，因此所有战斗队员都深信，我们是根据中央委员会的批准行动的。

С·Б·奇列诺夫：

不言而喻，在社会革命党内有这样的情绪，他们不愿意根据某种理由宣布公开采取恐怖行动，但是如果在某个时刻某个人（无法证明他与党有联系的人）杀害了某个布尔什维克老爷，那么我们应该为此兴高采烈，因为这表明全欧洲和全俄国的无产阶级都仇恨布尔什维克。

因此，经常的话题是：应该由工人去杀害他们。因而谢尔盖耶夫杀害了沃洛达斯基。在莫斯科，费奥多罗夫和乌索夫被列入执行者之列，只是当他们的枪没有打响时才不得不让范尼·卡普兰去干这件事！

